

華陰寄憤一

再造藩邦志

共回

リ 6  
4077  
1





伊6  
4077  
1-4

華陰寄憤 卷之一

原名再造藩邦志



平山申吳用晦甫 著

起丁丑歲萬曆五年

盡壬辰歲六月二十日九十六年

此志以征倭志為源參入懲安錄類說等書且於諸集中片  
言隻字有可取者附之務其的確不敢妄附己意若其狡辭  
蔓語街談巷說不剛不節者蓋便於通俗諺譯而間以詩証  
以志為名又嫌於史也覽者勿以文辭蕪拙貶其裒輯之意  
幸甚

皇明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芟刈羣雄驅出醜胡之種於大漠



之外混一區宇朝臨萬國奠鼎金陵改元洪武時當高麗未運  
君昏臣佞稱兵犯順欲復遼東舊疆乃以曹敏修為左軍都統  
使以我太祖康獻大王為右軍都統使領先鋒軍馬渡鴨綠  
江次威化島與青松伯沈德符等相議以為天命真人軋坤  
已定小大不敵逆順異勢於是舉義回軍誅姦廢昏域中髣髴  
莫不欣戴應天順人代王氏踐大位歸命皇朝恪修侯度繼  
繼承承歷十餘世天子嘉其尚禮義好文學俗近中華凡有  
大慶大禮則遣翰林學士行人給事中或中貴人頒勅便蕃而  
若有我國貢使人朝則視同內服禮數優異班次每在諸國之  
首建夫宣祖昭敬大王入承大統事大之誠無所不用其極

義雖君臣恩猶父子宗系行蟻久未伸雪祖宗之呼籲非  
一非再終未回天痛結神人至神宗顯皇帝統御華夷無微  
不燭朝廷亦先後遣使陳辨誣枉陪臣黃廷或等之行已許  
准改特降綸音兼錫彩幣俞泓尹根壽等回自皇京天子  
降勅慰諭之仍頒大明會典全部勅書曰

朕惟會典一書我祖宗舊章國家成憲藏之內府副在有  
司其在外藩未嘗輕示以佸世守職貢夙秉忠誠倫藩屏于  
東韓襲威儀于上國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懇祈慕昭代不  
刊之書仍思快覩朕視猶內服嘉與同文特賜全編俾傳永  
久茲付陪臣齎回本國以慰念惓惓陳情至意余奉茲圖籍



式是章程既顯被于光榮宜尊藏于秘密尚念綏懷之寵彌  
堅翼戴之忱

上既奉 皇勅感戴 皇恩且嘉悅諸臣之勞策勲錫券封前  
後奏請使臣尹根壽俞泓黃廷或洪聖民等十九人賜輸忠貢  
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歸而廢罷之俞泓之回也來到山海關  
有主事馬維銘者以五言律詩一首賞揚 皇朝仁無不覆履  
美我 聖上孝能格天其詩曰

國王恭帝命首獻獨虔誠曉騎隨秦驛宵驂度漢營上林瞻  
繫鴈長樂聽啼鸞歸去無煩頌 天朝自 聖明

泓歸路次其韻三首詩曰

兩露天恩浹玄黃効遠誠幾虧關北月重過海西營星座瞻  
陽鳳鄉愁惱曉鸞揮毫酬秀句才調愧三明

黃麻宣九闈白日照微誠漢市新豐酒秦城細柳營鄉程多  
逸興珠曲送嬌鸞鴨渚春應早烟花十里明

束帶參星座分茶感厚誠雪平秦塞堞月照漢家營天遠送  
孤鴈林喧啼亂鸞新詩光萬丈一讀眼雙明

泓還朝進其詩 上覽之亦次其韻以馮沒世不忘之義其詩  
并序曰

謝恩使俞泓回到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詩以送俞泓亦次  
三首夫泓之是行也艱關萬里殫盡一心手奉 綸音親擊



寶典變禽獸之域為禮義之邦是吾東方再造箕疇復叙之日  
不可使其詩泯滅於後予為是懼爰命詞臣各次其韵詞臣歸  
功於予失其志也予亦不可無言夫詩言其志他不足計不以辭  
害意可也詩曰

宗祊今始正莫謂是予誠 列祖功曾積諸臣悃幾營恩深同

大造歌競及流鸞願守區區志千秋奉 聖明

上下其詩命諸臣各次其韵以頌聖天子之德於是東邦一域  
咸囿於仁化之中而我 聖上終能斥絕島夷射天之凶計乃  
伸大義於天下後世偉歟烈哉有詩為証曰

仙李宗祊誣已前 吾王功烈更無前固知帝德同天大東海

### 遺泚祝萬年

愛吳

先是丁丑之歲安州清川江旌善大陰江斷絕不流者數月室  
尤旗出於箕尾之間其長亘天自西南向東箕尾乃燕都及我  
國分野室尤兵象也戊子之歲六月穩城地二更有火塊如人  
佩弓矢飛而向北震雷隨之如冰坼之聲又漢江水赤如血者  
三日上至廣津其他變恠難以悉記是歲日本國遣檣康光平  
調信等致闕白平秀吉書要通信使且曰國王源義藤愚迷國  
人不服新闕白平秀吉威而不猛諸道歸向推為闕白民部卿  
法印僧人在闕白側用事我國始回康光言知日本易世事而  
猶不知秀吉是何如人諸島倭舟往來我國而畏其令嚴不



洩故也康光者即源氏舊臣與其兄康年每來朝我國受職名  
年五十餘容貌傀偉須髮半白卒調信亦對馬島主副將性使  
慧洞知我國事情大抵倭奴自羅季為邊患至麗未猖蹶愈甚  
無歲不侵及我 朝達國慕化來款實貪閔市使者之未名號  
甚多有國王殿畠山殿大內殿小二殿左武衛殿右武衛殿京  
極殿細川殿山名殿受圖書人受職人對馬島主之子特送船  
島主之姪歲遣船 國家定制接應之禮俱有長弟國王殿姓  
源氏唐僖宗乾符三年清和天王賜皇子貞純姓源氏源氏始  
此畠山殿亦源氏畠山以下巨首也大內殿百濟亡有臨政太  
子逃入日本泊于多多良浦因以多多良為姓為大內左京

大夫都于周防州彌為大內殿自以系出百濟之後與我國最  
親大將輝元之先乃其從人也臨政之裔歷四十七世而絕輝  
元祖代襲其上習俗略與我國同所謂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  
傳至今不預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殿供奉國中尊之若  
天子日三澡浴拜天而已所謂國王殿者天王之第一大臣也  
即丞相兼大將軍之職一號閑白亦謂之博陸侯受國事掌兵  
馬盛衰強弱更替不常國中平源橘藤四姓為日本巨族互相  
竊據為國王殿天王之長子娶於其族次子以下不娶女子削  
髮為尼以為其尊無比不可為人配也國王殿之子娶諸大臣  
家其國在天之東南風氣極溫十一月間如我國七八月冬無



水雪雖或有之墮地即消地雖大而亦無名山大川風土物產  
不如我國但有大山鎮其國東名曰扶山以障大海而形勝不  
足以遊覽其國分為六十六州曰山城曰太和曰河內曰和泉  
曰攝津即畿內五道曰常陸曰武藏曰安房曰上總曰下總曰  
伊豆曰駿河曰遠江曰三河曰甲斐曰二河曰祇摩曰伊勢曰  
迷長曰常摩即東海道十五州也曰筑前曰筑後曰豊前曰豊  
後曰肥前曰肥後曰香曰秦右曰薩摩即西海道九州也曰  
伊紀曰炎路曰阿波曰贊岐曰伊豫曰上佐即南海道六州也  
曰若佐曰越前曰越中曰越後曰加賀曰能登曰佐渡即北陸  
道七州也曰近江曰美濃曰飛騨曰信濃曰上野曰下野曰陸

舉曰出羽即東山道八州也曰攝摩曰美作曰備前曰備中曰  
備後曰安藝曰周防曰長門即山陽道八州也曰但馬曰固幡  
曰石見曰出雲曰丹後曰伯岐曰丹岐曰隱岐即山陰道八州  
也海曲島有三曰伊岐曰多藝曰對馬此外又有永良部平戶  
島五島三島等地方其鄉有九萬二千其村九十萬一千八百  
餘田八十九萬九千一百六十町五十畝為一町三十六町為  
一里其國一里準我國十里也畠一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町畠者即水田也佛宇二千九百五十八神宮二萬七千六百  
三男口總數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零女口總數二十九億四  
萬四千八百零其人物之繁如此自稱太伯之後又稱徐市寧



童男女泊于此島而仍居焉漢武帝時始遣中國而諸島不相統攝至唐咸亨中惡倭名改稱日本其民有五兵農工商僧尼而已但僧徒及公族能解文字其餘雖以大將執政之貴不識一字其官號有攝政大臣左大夫右大夫食部民部刑部之職槩倣唐制而核其實則別無所掌之事如秘書少監者目不知書主計之人亦不管錢穀徒有其名其軍卒皆仰公家之食其將領有食邑如家康所食二百五十萬石輝元所食壹百五十萬石其餘或四五十萬石或十萬石其食一千石者養兵五十人其食一萬石者養兵五百人軍兵多少視穀之數若商賈則極富而徭役亦重固有興作徵稅百倍若農人則納其賦三分

之一無他徭工役運糧皆募為之故弊端不及於民其俗貴簡潔厭繁華多以板屋土蓋為家或有尾屋而亦不甚多不施丹牖而務精堅性嗜酒信巫輕生好殺狡黠而善劫掠愧善終而喜任俠兵刃極犀利裸體赴鬪慣舞雙刀狂儼跳躍以寡勝衆長于步戰怯于水陣精于刀法鳥銃而疎于鎗弓至劫營設伏華人輒墮其術刑無笞杖有犯罪者則不論輕重犯贓者則不論多寡即時殺之飲食常用磁器尊敬處用土器且有箸匙會集以蹲踞為禮遇長者脫鞋履而過人喜啜茶故有茶店邀人而啜如華人入酒館也富貴家用茶末男女服染青之衣其質用白紋絹男衣過膝而止女衣曳地男則披髮而束之或剃髮小



留其餘于後身佩面刀或三四刀婦人則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髭其長曳地性多淫男女混處不能禁良家女亦往往潛通外人男則淡於女色會合有時又選美容貌童男同宿其愛過女寵男女治容者黑其齒其他俗習略與南蠻同有詩為証曰

國開滄海外島壓六鰲頭悍習同蠻俗殊音似雀啾忘生雙舞刃賈勇獨托舟蠢甬雕題屬還為父母讐

其使之來我國者國王殿則每年一起二十人 上接見一次若否則命禮曹接待以正一品官押宴昌山殿則每年一起十五人後以太多只許十人上京昌山殿以下或接見或禮曹

皆諸殿號

接待唯大小二殿無接見禮京極細川山名諸殿中年以來不相通受圖書者十五人受職者二十六人亦一歲一來對馬島最近而親蓋目其地皆沙石專靠我國開市以為生理故也島主宗盛長亦我國宋姓人入其島為島主改為宗姓有歲遣船又有特遣船我國歲賜米豆百石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狀官往來又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訥修睦到對馬島以風水驚疑不達而回自是不復遣使然而出沒抄寇往往不絕 世宗朝己亥年五月倭船三十餘艘入寇于庇仁海洲等處 世宗大王欲乘勝擊滅對馬島命領議政柳達顯為都統使崔潤德為都節制使親餞于漢江濟川亭設慶尚全



羅忠清等兵船三百二十七艘水卒一萬七千人費六十五日  
糧而渡海至對馬島豆知浦賊皆逃遁奪賊船一百二十九焚  
賊巢二十斬首虜并二百餘是役也往還纔十有七日正德庚  
午歲嶺南三浦倭又叛遣防禦使柳聃年黃衡等討平之嘉靖  
乙卯歲倭又來寇湖南連陷邊郡防禦使南致勤金景錫等擊  
破之萬曆丁亥歲倭又入寇湖南鹿島萬戶李大元戰于損竹  
島敗死我國方音以竹為大人有以龐士元落鳳坡之徵比之  
者至是果驗倭亦尋引退與倭通知者二百餘年而凡三八寇  
輒不利退矣至秀吉平定諸島已十餘年矣或云秀吉中國福  
建人少販傭為生漂到日本編於士伍累功為關白或云本日

本民丁嘗樵于途左遇關白左右欲殺之關白釋之用為前部  
刀手出征鄰國有斬獲功遂賜姓善諂倭得幸名曰十吉次郎  
累建戰功為大將軍攝行相事復賜姓羽柴名執前次年弒關  
白逐其子而自立為關白並吞諸國不以干戈以黃金行詭計  
得之或曰源氏政亂其臣信長弒之而代位源氏舊臣明智又  
殺信長而自立秀吉又殺明智而自立秀吉即信長親臣也或  
云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奢淫日甚道路側目源氏  
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東乘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筑前等九州  
與源氏分其地連年相攻源賴朝孫為源家康乃歸服於秀吉  
秀吉即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臥葺下適關白信長出獵遇秀



吉冲突侍者欲殺之秀吉有口辯應答如流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善登樹呼曰猴精賜與田地因助信長計取二十餘州信長恐其造反加賜田地為鎮守大將時大界有叅謀官阿奇支者得罪信長恐見殺乘信長不備刺殺之秀吉乃勒兵掩殺乘勝遂占閑白之位信長之第三子御分置之部下而養育丙戌年間以天政二十年改為文祿元年自為大閤王傳閑白之位於其侄秀次秀次即秀定之子或曰傳於養子孫七郎字元吉者季三十是數說咸得於傳聞未能詳其真酌也大抵秀吉得國以來計取六十六州分為二關東號曰大板關西號曰赤間關二關各有戰艦數十艘其舟櫓大者三十六枝次三十枝又次二十枝又有閩人教造閩船仲春之時悉至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善機詐者年雖七十亦用之所棄六十六州皆質其子弟各州實非心服乃威詐所迫山城州築四座城名曰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大界山城每城週圍三四里高聳三四重池溝深濶二十餘丈其中大厦連亘樓閣層疊危瓦峻甍粧以黃金下隔百餘間將民間義麗子女拘留淫恣又嘗東西游卧令人不知所存以防陰害秀吉有一孫兒病故殺乳母十餘人若聞護屋女婢有外情輒將男女燒殺于大界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人其殘酷如此秀吉既并諸島黷武無厭康光之來言辭悖慢蓋欲生舉啓兵也有詩

并諸島黷武無厭康光之來言辭悖慢蓋欲生舉啓兵也有詩



為証曰

猴精海外任跳梁狐假鴟張勢莫當欲向神州窺寶鼎誰將

勁矢射天狼

康光既傳書契曰請上京 上以日本廢放其主立新君乃纂  
弑之國不可接待其來使當以大義開諭使之還入其國命從  
二品以上議其可否諸臣皆以為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來  
使當依例接待 上乃許之康光上京之路所經館舍必舍上  
室舉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恠之古事一路郡邑凡遇  
倭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光過仁同睨視執槍  
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亨之以故樂康

秀吉請  
通信

光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  
使君處聲妓之間百無所憂而猶為皓白何哉蓋譏之也及至  
京設宴待之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光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  
取之無復倫次康光曰所館歎息謂譯輩曰汝國其亡矣紀綱  
已壞不亡何待康光將還我國但報其書且拒以水路迷昧不  
許遣使又言丁亥損竹之役虜我邊民敢來求和此又使之不  
可許者也康光歸報秀吉秀吉大怒殺康光又滅其族以其為  
我國地故也已丑五月秀吉又遣平義智平調信僧玄蘇世俊  
等來獻孔雀一雙駿馬一匹仍求信使義智者其國王兵大將  
平行長女婿也為秀吉腹心對馬太守宗盛長為秀吉所殺以



議通信  
使者

義智代主島務或言義智本宗氏雖改為平姓而宗氏實不滅也秀吉以我國托以不諳海道為辭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島王子熟諳水路與之偕行可無迷昧之患其意便欲使我無辭拒之又欲窺覘虛實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畏之俯伏膝行莫敢仰視及上京都中士女縱觀自城中至漢江填咽雜沓閭巷殆空識者恠之於是上又命二品以上議其通信便否諸臣多以為通信便願議政李山海禮曹判書柳成龍力主其議前叅判李山甫以為信使不可許戶曹判書尹斗壽為具由奏聞天朝宜當議久未決時吏曹正郎李德馨為宣慰使朝廷使德馨諭義智若刷還叛民然後可以議通信以觀其誠否義智等

秀吉創  
還叛民

曰此何難也即遣平調信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歸我國被虜邊民金大璣孔大元等一百一十六人又縛送叛民沙乙背同及丁亥賊倭襲時要羅三甫要羅望古時羅等三人曰八寇事非我所知乃貴國叛民沙乙背同誘五島倭糖貴國邊堡故傳送之蓋懇求使者之意也於是上御仁政殿大陳兵衛鎖沙乙背同等入廷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厩馬一匹又引見一行賜宴義智玄蘓等皆入殿內以次進酌而巖然通信之議亦未決柳成龍以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勿致生釁翌日朝講知事邊愷亦啓請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亦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決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為正使司成



金誠一為副使典籍許箴為書狀官將以庚寅春發行命放孔  
崔於南陽島中下鳥銃於軍兇奇賊情異於前日而 朝廷  
殊不為意提督官趙憲方謫在吉州聞 朝廷將遣信使 乃  
上疏極諫不可通和之義

伏以臣仰觀乾象則熒惑貫于箕尾入南斗決旬狼星又有  
光輝求之古籍俱係兵象春秋日食歷代星變非必天子當  
之也有釁之國實當其敗 聖上聰明何所不思乎近聞倭  
使之至久留館肆其悖語所以要我通信者以興兵犯境為  
辭而舉朝惶怖無人執言以折元昊之謀者朝鮮士氣不墮  
摧折至此臣在節屋食不下咽益歎臣師李珣之止而讀書

之人不在吾 王之左右也自古國家勝負之勢宣徒以兵  
力之強弱乎春秋列侯楚唯無強而齊桓用管仲仗義執言  
則邵陵之師不戰而致盟項羽善戰天下無敵而漢祖聽董  
公兵出有名則垓下人散悲歌而自刎蓋其身負殺逆之人  
天地之所不容也源平易位邈不可詳而秀吉再使可見輕  
淺交隣之道曷嘗有恃兵驕人而能久其國乎假使秀吉誠  
有善迹而為國人所推戴區分之土各有定限所當反躬內  
修務靜國人以為子孫無窮之計如以荒僻孤陋為悶則時  
遣渠使薄修聘禮求之我國者箕範孔教之傳而已今其放  
廢之迹時雖未白於天下蠶髻戎賊雖曰土性渠國逐君亦



是千載間一變傍聞萬國俱不失上下之分較之微物視蜂蟻  
為有愧陳恒之罪斷不可赦而齊晉驕色敢以加人張皇戰  
聲求我信使斯可謂厥國有人乎狼貪之欲不在於一介使  
命不過欲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以為蹂躪我土之計堂堂  
我國賢澤未殄收拾散兵亦可自守豈宜陷於詐術而強副  
要盟乎麾斥倭使一事大係國家重輕願擇今世之王孫蒞  
俾語其使曰爾之求我信使者謂我之強而恐其潛襲爾國  
耶謂我之弱而幸我飢饉要以侵軼我界耶潛師盜鄰自祖  
先不為其在眇躬忍沫前徽乎幸災侵隣史譏不道新造未  
定之秋又犯斯戎於天下耶無父無君孔孟所闢源王所終

吾未詳知吾雖欲交使吾卿士恥之百年之內如或安民哉  
盜大布周孔之教波及于弊邦則一通信使未為晚如其  
怒我闕報必欲用兵則我雖涼德自期寡助而吾家將士願  
知愛君之義戍邊廝卒亦知父母之恩為君親嬰城固守宜  
自勦力矣臣庶多請奏天子誅之而越海爭論各為其君  
故今姑恕送其以是意遍告諸集之主云云則恩威并著截  
然難犯矣此外所祝惟願 聖主之典學誠身務祛壅蔽之  
端以杜指鹿之奸勿使權臣終專威福公賞罰以慰文武之  
心薄稅歛以活涸轍之民以至將士無憤惋之心中外絕窺  
覷之望則朝鮮社稷豈勝幸甚仰觀俯察決知危亡之禍



迫在朝夕茲以將死之言冀補苞桑之戒伏願 聖明之留神  
採納焉

疏既上不報人亦笑之目之以狂憲字汝式號重峰金浦人出  
自寒微力學登科躬耕養母少師成牛溪渾李栗谷珥薦行忠  
信每以國事為憂汲、如狂前後疏章累千萬言是年知時事  
大變乃持斧伏闕極言時政得失且陳南北備禦之策於是三  
司交章請竄或謂之狂妄或以為妖恠或以為陰險自 上亦  
曰邯鄲黑普謫吉州及是又上此疏世多異之先是鄭汝立方  
有盛名舉朝莫不趨風而下之憲謂其人凶狡必有異志未久  
獄起湖南士人梁山璠等上疏訟寃 上遂命放還田里憲乃

杜門絕迹而不出有詩為証曰

忠言曾逆耳 聖世有狂生還將憂國淚洒向吉州城

遣信使

庚寅三月黃允吉等同義智發京城四月自釜山浦乘船抵對  
馬島留一月而義智一日請使臣設宴山寺中使臣先至已在  
坐義智乘轎入門至階下金誠一怒曰對馬島乃我國藩臣使  
臣奉命至此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即起去允吉等亦  
繼出義智歸咎於擔轎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之  
待之加禮望見輒下馬允吉等又自對馬島水行四十餘日到  
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即吉邪至七月二十五日始至國都  
蓋倭人故迂回其路且處處留滯故累月乃達館於大刹適秀



吉往擊東山道聞我國使至使攝津守平行長營備接民部卿  
玄以僧人也營支供第八日秀吉始回又託修治宮室不即受國  
書前後留館幾至五箇月始得傳命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  
宮以船角前導陞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而色黧黑無異表但  
覺目光閃閃射人南向地坐設三重席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  
人列坐引允吉等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子中有熟餅一器  
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亦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  
矣有頃秀吉忽入內在席者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  
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  
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

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秀吉於坐中更衣傍若無人肆意自恣  
允吉等乃辭出其後不得再見秀吉以銀四百兩贈上副使而  
書狀通事以下有差允吉等將回而不時裁答書允吉等先行  
金城一曰吾輩為使臣奉國書若不得報書而還與委命  
於草莽同連送人催之而亦懼其見留因發至界濱而待之答  
書始來其書曰

日本國王秀吉奉書朝鮮國王殿下鴈書薰讀卷舒再三  
本國雖有六十六州比年以來諸國分離亂國網廢世禮而  
不聽朝政余不堪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逆徒及異國  
遠域悉故掌握竊余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余當于托胎之



時慈母夢日輪八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  
八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有奇異作敵心  
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養育百  
姓矜憐孤寡故民富財足士貢萬倍于千古矣本朝開闢以  
來朝政盛事洛陽佳麗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雖歷長  
生古來不滿百年焉能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  
河之隔一超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年施帝朝億萬  
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歸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方  
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容許也余入大明之日將  
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以脩隣盟余願無他只佳名於三国而已

矣

金誠一等見此書曰不可以此報我 國王乃移書行長義智  
玄蘇者再三始改而來其書曰

日本國閔白奉書朝鮮 國王殿下鴈書薰讀再三從余之  
請見差三使幸甚吾國六十六州比年分離亂國網廢世禮  
而不聽朝政故余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逆賊及  
異域悉敢掌握矣人生難保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能鬱鬱  
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超大明國方乎其  
時貴國重隣之義以黨于吾國則彌可以修鄰盟矣

允吉等得此書然後乃行諸倭所贈遺皆却之不受辛卯三月



還泊金山馳啓情形以為必有兵禍既渡 命上引見而問之  
允吉對如初誠一曰臣不見有是固極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  
柳成龍主誠一之論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紛紛不定  
亦與東西黨議表裡各護其類獨書狀官許箴以為倭必來寇  
其友韓浚謙問其故箴曰吾輩到彼地處處城池只有罷殘羸  
瘁之卒此平城之故智也當時以箴不護黨議躓之平調信玄  
蘇亦與通信使一行偕來 朝廷以典翰吳億齡為宣慰使億  
齡既與玄蘇相見玄蘇初頗傲慢乃以一律示億齡求和億齡立  
次其韻玄蘇驚服更為恭遜億齡乃問玄蘇則玄蘇明言明年  
將大舉假道直犯上国億齡即其所聞馳啓倭寇必至狀時當

國者主偏聽謂倭兵必不動凡言倭情有異者輒論以生事及  
聞億齡之啓至則朝議大駭且怒即啓遶之億齡既還 朝進  
問荅日記極言倭兵必動之形大忤時議銓部遂為質正官以  
擠之人多惜之調信等既至京師館于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  
允吉金誠一等至館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詢察情  
形以備責應 上許之允吉等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絕  
日本不通朝貢予秀吉以此懷憤而且恥之欲起兵端貴國為  
日本奏請使貢路得通則貴國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  
亦免兵革之勞矣允吉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昔高麗  
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朝



迂不復再問有詩為証曰

嫚書一八九重天拊髀臨朝起喟然黃閣何人能借箸雕題  
醜種欲投鞭先國後讎思耶令乘危決策邁吳權終全萬古  
君臣道大義昭如日月懸

時趙憲在次川杜門不出至是又聞賊情已露白衣徒步詣闕  
上疏請斬倭使奏聞天朝因以頭叩石流血滿面其疏曰

伏以臣聞東槎終返賊舡檣海陷我射天則無路自明乘機  
猝發則邊圍踈虞必爭之地近無克國之經略勿迎元使又  
無夢周之抗議檜倫誤國汴洛垂陷匹夫莫敢羞辱滋深綱  
常一墜君父禍急心崩膽裂怒髮冲冠不得不雪涕而言

之也臣竊料今日之事安危成敗只在呼吸之間真可謂不  
寧之時矣惟有亟斬倭使飛奏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  
國使天下同怒以備此一事猶可以免後時之患有興復之  
理伏惟聖上亟察愷思不以人廢言勿緩宗社大計幸甚  
幸甚李滿住之一紙資級見失於上因而張寧來責之日  
光廟為之無顏雖貢馬謝罪而滿住討滅之行至費一國之  
力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况此秀吉假道射天之惡不啻滿住  
飛辭陷我之術當不止於中樞資級矣若天朝不悟其奸  
盛發唐朝之怒則當有李勣蘇定方之師來問濟羅之罪矣  
臣竊聞被俘人言賊輩將我國人送賣于西南蠻諸島以及



兩浙而又被轉賣日本云是客商如梭之至驗也狡倭答我  
之書既極廣張聲勢况於南洋諸島其不誇耀威武期使惟  
怯乎臣恐允吉之船初泊對馬之日彼必先播于南洋以為  
朝鮮之通聘期以制服乎諸島兩浙將吏其獨不聞而不奏  
于天子乎中朝之致疑固已久矣其必揚言于蕪抗謂已  
制服朝鮮領兵以來露布急傳半月奏京矣布有猛虎三聽  
致殺殺言三至曾母投殍我國間在虎狼之國 聖學未到  
一以貫之之域其謂 皇上之不為曾母未可期也堂堂禮  
義之國不亦羞辱之甚乎 祖宗二百季之恥僅能竭誠昭  
雪而 殿下千萬世之辱未及登時灑洗則三綱五常將俱

自此墮地 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有殄享之悲而人民匪教  
之徒難可責以死長之道矣

疏上數日不下憲待命不退植立不動如泥塑人城中士庶聚  
觀如堵或譏其自苦憲曰明季此時竄伏山谷必思吾言也又  
上茅二疏陳七事携貳就敵之術奏變 天朝之表遠貽琉球  
之書諭日本之文諭對馬父老之文斬賊使罪目嶺南備倭之  
策又薦將領可合者元慎趙雄禹鐸金時敏河洛金慶伯等十  
餘人政院不受大司憲洪汝諄啓曰趙憲陳疏而政院不受雖  
不知疏中措語之如何而大槩似有壅蔽之端請色承旨罷職  
同叅承旨推考 上只命色承旨推考憲於是痛哭而出卒調

趙雄起裁  
榮旬即全  
時敏守晉  
州拘難



信玄蘇等將回 朝廷答以書契曰

朝鮮國王奉渙日本閑白殿下使至獲審體中佳裕深慰深  
慰兩國相與信義交孚鯨波萬里聘問以時今又慶禮重修  
舊好益堅實萬世之福也所遺鞍馬器玩甲冑兵刃其般甚  
多制造亦精贈遺之誠復倍尋常尤用感荷但奉前後二書  
辭旨張皇欲超入 上國望吾國之為黨不知此言奚為而  
至此哉自弊邦言之則語犯 上國非可較於文字之間而  
言之不酬則亦非交隣之義敢此布露幸有以亮之惟我東  
國即殷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禮義之美見稱中華凡幾代  
矣逮我 皇明混一區宇威德遠被溥海內外悉主悉臣無

敢違拒貴國亦嘗航海納貢而達于京師况弊邦世守藩禮  
執壤是恭侯度罔愆中朝之待我亦視內服赴告必先患難  
相救有家人父子之親者此貴國之所嘗聞亦天下之共聞  
也夫黨者偏諛反側之謂人臣有黨者天必殛之况舍君父  
而黨隣國乎且丁未李問接遇之違例未詳其故而事在已  
往時亦異代非百世必報之怨而殿下新立謂宜安靜鎮撫  
之圖豈可以小謀大妄動干戈於天限海壑之外哉嗚呼伐  
國之問仁者所恥况於君父之國乎弊邦之人素秉禮義知  
尊君父大倫大經賴以不墜我國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賦  
之常也豈不較然矣乎竊料貴國今日之憤不過恥夫見絕



之久禮義無所效閉市不得通并於萬國玉帛之列也貴國  
何不反求其故自盡其道而唯不臧之謀是依可謂不思之  
甚矣三浦開路之事在先朝約誓已定堅如金石若以使价  
一時之少倦而輕改久立之成憲則彼此俱失之矣其可乎  
哉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天時極熟只冀若序萬重不宣

平調信玄蘓等持書契自回 朝廷自是乃覺賊情殊異自

上引見諸臣問計兵曹判書黃廷或對曰賊之凶謀已露必須  
熟講弭寇之道大司憲尹斗壽亦未退請并召問尹斗壽進曰  
事係 上國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大天日在上豈可容隱  
臣終始以為奏聞使當廷或曰計無出於此者尹斗壽之言是

矣臣亦以為奏聞便當領議政李山海曰兩人之言雖好第恐

皇朝罪我私通倭奴不如諱之右議政柳成龍曰因事往來  
隣國有國之所不免有事則陳奏何害於義但凡事不思而行  
之恐未免踈漏矣領相之言是也斗壽曰君臣父子之間何事  
不達事必須直陳無諱然後可無後日之責矣他不暇計因傍引  
經義爭之甚確 上曰都憲有計慮故雖非常與密議者予許  
之矣卿言是也竟用其議遂回聖節使金應南之行具奏倭情  
有詩為証曰

鰈城由來服聖訓民彝物則與華同  
恩隆父子君臣際俗喪衣冠禮樂中  
睿斷早從瑜甫計義群還樹魯齊風  
狡奴莫



奮螳蝦臂漢室雄兵向海東

變異

是年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而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三陟襄陽蔚珍等地蟻虫蔽海而出彌滿海岸如戰鬪之狀有生氣者輒飛去善山地人家有雀小如柳葉產雜如老鴉大五色爛然具備既長飛去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青魚自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京中李謐家庭前五六間地黑蟻遍布或斬頭或斬腰而死者不記其數又穹龜出海橫亘數里固城山中白雉多產遍飛往來平壤有豺屢入城中大同江水赤東則濁西則清又遼東八站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

駭屑

盤氣

到鴨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謂我曰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為也不久兵且至矣爾輩雖有好酒誰與同飲之以此遼人報 朝鮮有異志多所熒惑矣使臣歸 啓其事 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誣陷本國者逮捕殺人鞠於仁政殿前用厭勝火刑皆不服而死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黑氣彌滿天地非烟非霧種種不祥之變無日無之國人憂懼五月對馬島主平義智以單舸來泊絕影島自言有急報之事願親至京城而面陳 朝廷已知計在射天不許又請與慶尚監司相會又不許義智因謂邊將曰日本欲通 大明若 朝鮮為



之轉奏則豈不幸甚不然則兩國失和兵民多死此非細故敢  
此委告邊臣馳啓以聞 朝廷亦不荅義智泊舡十餘日怏怏而  
去自此以後倭人不復至釜山倭館曾留者稍稍入歸館中皆  
空人多恠之是時 天朝有容商陳申者自琉球還言關白平  
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儀後者以容商被擄於日  
本為薩摩州太守所愛知關白將入寇潛遣所親人米均旺者  
投書於 天朝邊帥曰

日本新関白平秀吉僅吞八國惟有関東未下庚寅正月初  
八日集諸將殿前命率十萬征東口重圍其城四面築城以  
守之吾即欲渡海侵 大明遂命肥前太守造船越十日琉

球遣僧入貢贈金百萬兩曰吾欲遠征 大明以琉球為先  
導召汪五峯之黨問攻 大明之策荅曰明畏日本如虎欲  
取 大明如反掌関白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  
利刀破竹何城不破何國不亡吾帝 大明必矣其季五月  
高麗貢驢亦以語琉球者語之賜金十萬兩七月廣東壕城  
人進大明地圖関白命列國築城於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  
為館驛又命對馬太守扮作商賈渡高麗相地還報十月二十  
日麗王退二十日之程以俟関白令辛卯七月初一日高麗遣  
使入貢催関白速行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欲於壬  
辰春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其地耕種以為敵 大明之基



命薩摩州整兵二萬大將二人先到高麗抄發六十六州兵  
共五十餘萬閑白率親兵五十萬共計百萬大將一百五十  
負戰馬五萬匹大鋤五千柄斬刀十萬長鎗十萬斧刀十萬  
斫柴刀五十萬烏銃三十萬三尺長劍人人隨身以壬辰三  
月初一日閑白將起身以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南海道六國  
山陽道八國應之傾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一人留家又令  
曰列國之兵到麗岸焚舟破釜凡尋城及征戰之士不許少  
停臨陣不許一芥拾取不許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  
遇陷穿則陷穿不許開口停足進戰死者留其後退走者不  
論王侯將相斬首示衆盡赤其族法令之嚴如此也

福建等處巡撫諸臣得此書馳奏又有琉球國世子尚寧遣使  
言日本閑白將自朝鮮入寇而獨我 國使臣未至中朝既聞  
陳申及許儀後之言頗以為疑論議藉藉獨許閣老國揚言曰  
我使 朝鮮習知情形 朝鮮禮義之邦決不然今日聖節不  
遠勞觀使臣之來可知其真偽及金應南入 上京之界所經一  
路人人指點耳語殊無親信意景色異前到山海關關下人皆  
大罵曰汝國與倭同叛何故入來耶同行譯官洪純彥老而多  
詐慮曾於隆慶丁卯年與許閣老國舍人俞深相切至是應南  
與副使相議使純彥裁書抵深陳本國事情俾達於閣老密購  
人先送之行到通州路上望見一人獨坐高阜上以手招之純



彥與吏文學官許激馳赴之乃俞深也深言近日福建等處皆  
奏汝國導倭欲犯順朝中論議籍籍閣老獨力保之以為必無  
是理且言 朝鮮節使令且至必有報復文字如無則果可疑  
也科道官或欲上本待汝國使臣至皇京請鞫問得情者閣老  
曰事未可知先鞫使臣非柔遠之道也以此論議少寢特待汝  
國之報復與否而處之矣令得汝書閣老亦甚喜使我先報路  
中故來言訖恐傍人看覩疾馳而去及應南等到北京許閣老  
招應南等詳閱本國事情及倭奴逆狀然後乃訟言于朝群議  
稍釋許國字維楨歸海獄直隸歙縣人嘉靖年間進士及第能  
文章性溫雅耿介隆慶元年以翰林院檢討與兵科給事中魏

時亮來頒登極詔清峻自持我國頌之至今不忘至是以建極  
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少師輔政故能以數言解流言保藩國  
金應南又呈文于禮部左侍郎韓世能亦壬申年間使我國者  
也世能以手書諭之曰 皇上覽本國咨奏甚用嘉悅爾輩必  
有恩賞臨還應南等拜辭於闕下受宴於光祿寺宴罷有中貴  
人自內出以 皇帝命引一行入皇極門門在皇極殿內其內  
有太液池外人所不到處望見袍帶內官三三五五調御馬往  
來意態安閑絕似常時所見畫圖中事 中貴人以酒饌供給令  
醉飽蓋異數也

新使引入  
太液池

太液池在西苑苑在皇極殿西小門即臨其池周圍深廣波



光澄澈綠荷芳藻含香吐秀蒲葦盈渚森如劍戟遊魚浮鳥  
競戲群集中有瓊華島奇石巉巖下瞰池水上有廣寒殿棟  
宇翬飛金碧交輝複道危閣左右拱向喬松古檜烟雲繚繞  
隱然蓬萊公府也循池東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  
香襲人芬郁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曰崇智  
四面敞豁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  
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西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  
三株枝幹槎枒形狀偃蹇如帝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  
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  
峴聳嶽瞰池波蕩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

於几窓之前西有長池跨池上過石橋而北有山口萬歲山  
高聳明秀蜿蜒蜿蜒磅礴逶紆而上挿霄漢隱映宮闕恠石  
叅差為門者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  
對峙四圍皆石巖巖齧齧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膠  
葛蒼翳西掖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并列  
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曰清虛寒  
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蕭爽與人境隔異  
又有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  
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間有四孔以縱覽而宮闕崢嶸風景  
佳麗宛如圖畫中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



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迤逦  
而來流入宮墻兮流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  
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  
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間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  
亭臨水曰暎輝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  
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  
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彩  
紫翠重疊至則有殿依山玲瓏照耀下有深洞洞上石巖橫  
列密孔泉出迸涼而下口水簾其涼散激射飛薄濺洒最為  
可玩水聲冷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

為涼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  
室正中四面簾櫳檻欄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  
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  
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  
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  
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皆禁中勝境也內有監掌內  
官管閑閑春花秋月乘輿時臨翠華粉黛遨遊其間或與詞  
臣近密釣魚賞花群樂雷喧清歌嘹唳恍疑瑤池高宴均天  
樂作也有詩為証曰

太液池邊曙色開祥雲瑞靄擁樓臺侍臣緩步含香退天馬



驕嘶噴玉來丹詔忽頒分御膳黃門催進擎仙杯偏承 聖  
澤沾東域更喜 宸心燭九垓

應南之回 天子降勅諭賞白金紵絲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  
例外加等且諭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抄擊暹羅則在占城南  
海濱本赤眉遺種距我 國不知其幾千里琉球則在中國之  
正南海中與我 國日本稍近而未嘗通使是秋令陪臣李裕  
仁賫奏再陳賊情略曰

奏聞  
賊情

小邦與伊國雖口并居東瀛之塹茫無際畔島嶼交錯窟穴  
險遠此天地區別醜種也今者伊賊為我所介絕經今半年  
聲迹邈然無從詢通情狀暹羅琉球小邦只聞其國俱在南

海中窺遠懸絕舟船不通未詳道里幾何方維在何今無緣  
寄聲若日本下州島俱係賊首役屬未嘗來順我 國閉市  
者亦以介絕凶詭之故並懷猜阻對馬島陰譎無狀前已具  
奏小邦却行委諭亦非所能只申飭隄防以待而已

裕仁等賫奏馳去既到 皇京 天子降勅慰諭冬又遣禮曹  
判書韓應寅陳奏賊情因辨我 國被誣其奏曰

陳賊情  
黃十誣

朝鮮國王姓諱謹奏為倭情事該萬曆十九年八月日准遼  
東都司咨云云等因准此臣查得先該本年三月內日本對  
馬州太守宗義調刷還被擄人金大璣等供說在彼地名島  
山殿州聽得國王盛具戰艦擬於今年入犯 大明續該本



年五月內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餘名來到說稱日本關  
白平秀吉用兵僅吞諸國亦皆歸服為緣嘉靖年間遣使朝  
貢大明拒絕不納世懷怨恨之故擬於明年三月間入犯  
大明兵船所經慮或攪擾貴境若得大明許和事可得  
鮮又該本年六月內對馬島主宗義調伊男義智來到浦口  
稱有警急回說日本關白大治兵船將犯大明貴國地方  
並應被擾若貴國先報大明使得請和可免此患等因已  
將所聞未妥的實及伊賊恐脅難測事情節次備咨禮部順  
付赴京陪臣去後今該前回已經略具詞節回咨都司計已  
轉聞朝廷外臣竊照日本一種邈在滄溟伊性輕狡以舟楫

為技能以寇掠為生理近如小邦沿邊遠如上國海徼出  
沒無常比比為吏民患固已久矣至於抗怨天朝群言兵  
勢使人恐動于小邦以冀為伊通款此伊先故未有之凶詐  
也又至於環球不曾歸服而却說歸服以訛於小邦小邦不  
曾敗降而却說敗降以誑於環球而將伊犯順之詐彼此播  
說而不憚其心果欲何為及說入北京令小邦鄉導入福浙  
令唐人鄉導小邦有無為伊鄉導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  
人果何指認而一體准擬如此雖蠻荒代有逆種未有以伊  
狂妄者必是伊自忖量阻以鯨波萬里其兵所至非中華所  
測如東南降附非兩處所交驗凶謀悖狀雖聞而非問罪之



師所易及乃敢張說虛喝但得展轉疑惑下可劫持海中諸國上韋蒙許朝聘賞賜市貿惟意所利無或覘熟閑方有所逞伊賊僥覲委應不過出此朝廷之上亦已洞燭賊情其言出於恐賈琉球特以事係群息且在懸遠勤有司咨問小邦務要得其確耳小邦與伊國雖并處日域此為西北陸連華夏彼為東南極海一方水道相望尚有數千里之上颿風飄忽不與時聘伊國反覆變態非我親伊每一面發使稱款往來故無其常矣小邦猶不能痛絕則微有以羈縻庶少休息邊民而已且因三國高麗有時遣人下海以刷回人口等項為名其實要以偵探彼中以為伊國道里物力只憑傳聞

動靜機詐徒付遙度委於應敵之道不便故也近據海中人回說稱至偵知有平秀吉新滅國王源氏代有其位自稱閑白頗事戰伐於諸島中又說國人潛說閑白猖狂勢將不久又說對馬島守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又謂知宗義調為平義智所代等因聽此恠訝間有義智為島主宗義調親男來到宗平原自異姓却冒認父子想是義智亦係秀吉姓親篡國奪島出於一家相助為逆詐稱義調遣來報警宗行恐動之謀伊種陰譎無狀惟此可知小邦自經羅李大勢倭賊充斥屠劫先臣國祖為將剋捷勦殲而後懲於失禦籍於餘威設備粗有條理警急亦自衰息至嘉靖乙卯有倭船一百餘艘



來犯全羅道達梁等鎮緣是小邦狃安之久守邊兵吏多有  
被害然賊亦敗衄殆無得還除此前後或因經過海道遭風  
漂到或於島巖伏窮伺或乘海暗瞭望懈守備將官覺知  
或搶或遁否亦所得些少而已近數三年內又絕少其來犯  
之時安有對戰以有勝敗且降乎伐人之國降其人衆雖在  
一隅傳拜何限而敗者得以諱勝者急於誇乎伊言狂肆欲  
黠反癡豈復計人疑信臣以小邦之得此言不惟保環球之  
不服於倭亦意南蠻諸國之不曾服也臣獨痛念自臣祖先  
有國古篤忠順敬畏不負列聖獎典禮義之邦之稱不敢至  
于臣身而失墜而况世受殊恩異數優於內服若臣於聖

上之朝又加焉他不可憚記如積久之詬誣得雪已絕之矣  
倫得叙極嚴之典訓得改至蒙撥祕而頒示此雖輦轂臣子  
難以得於天威之下臣以外藩末裔有顛必遂無復餘願蓋千載  
一時天下無二焉耳臣嘗晨夕感泣心懸九霄區區願忠無  
可即報德之期惟有結草不圖倭賊以臣亦傳海即國認為  
等夷不復知人歟異心順逆殊情乃以嚮導之名歸之言之  
亦醜受辱甚矣臣何不幸得此於閩越之間至于上聞朝廷  
伏惟天地日月必不以此疑臣臣亦不敢以此多辯惟復恐  
臣之事上誠或不至有以致之者仰跼俯躋若無所容且切  
羞憤與伊賊並生於涵育之中也所據倭賊臣直見其夸謾



無實驟驕必亡為不足慮者然又思得凶惡將禍若或厚之  
猛獸將斃傷人必多伊賊跳梁猖獗不畏天道不顧人理及  
其未敗不應安分安知鯨鯢之獍不果一肆於波濤之外乎  
臣已將邦內沿邊嚴備軍兵如遇賊船不擇犯境過境輒便  
截殺外更望朝廷另勅海道備倭等官施行要有備無患  
不勝幸甚為此謹具奏聞

應寅等賈其奏星夜馳去是時朝廷乃深憂倭事擇知造務宰  
臣分遣三道巡察軍務以備之金暉為慶尚道巡察使李洸為全  
羅道巡察使尹先覺即國也為忠清道巡察使令備器械修築城池  
慶尚道尤多如永川清道三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

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新葺或增修中外昇平既久狃於安逸  
以勞役為憚怨聲載路又以加里浦僉使李舜臣為全羅右道  
水軍節度使南臣字汝諧德水人少時英爽不羈與群兒戲削  
木為弓矢遊閭里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者皆憚之不敢  
過門及長有權略善騎射尤長於書字弱冠盡棄儒業從武舉  
出身嘗為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誅誘致胡首于乙其  
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也察使鄭彦信令舜臣護處屯營  
屯田一日大霧軍人盡出收采木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  
集舜臣潛伏柵內有殺人衣紅氈最著在前舜臣以柳葉箭  
從柵內連射殪之虜乃驚駭退走舜臣開門乃以單騎大呼逐



之還集被擄男婦六十餘人方其戰時流矢中有潛自拔去  
一軍無有知者主將拿至軍門將入執勸友人宣居怡俱其不  
免執手流涕勸酒壓驚辭臣正色曰死生有命飲酒何為已而  
事得白其沒容壯烈如此已為并邑縣監是春為孫岳郡守  
俄陞加里浦僉使至是右議政柳成龍薦之有詩為証曰

天為吾東出異才早年征戰破虜回君侯忠憤由天性腹裡  
風雲智網恢

靈變

壬辰三月 健元陵室祭時有哽咽嗷嗷之聲祭官一人聞之  
言此何祥也一班之人齊聲曰吾等久聞是祥而不敢祭言因  
此尋聞聲自 陵上而下祭官上下無不悚然而罷自是以後

或一日一至數日一至盡一月不絕祭官及守護軍等習以  
為常又有怪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其聲如呼各以花筒者或  
近或遠只一鳥而聲滿城中人無不聞之終日達夜不暫停止如  
此者幾至十餘日矣時 朝廷又遣中使李鑑于三南及京畿  
黃海等道巡視邊備皆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槍刀而已郡邑率以  
文具避法無他長策竝素有殘暴之名所過殺人立威守令畏  
之發民治道供帳極侈雖大臣之行不如也既復 命來見大  
臣議事四月初一日又至柳成龍家成龍曰早晚有宴公當任  
之公料今日賊勢難易如何竝甚輕之以為不足憂成龍曰不  
然往者倭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竝遽曰雖有



烏銳豈能盡中成龍曰國家累平已久士平切弱果然有急勢  
難支吾之意則數年後人頗習兵政可收拾其初則未可知吾  
甚憂之矧殊不為慮因辭而去蓋矧曾於癸未為穩城府使叛  
胡圍鍾城矧馳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數萬騎賊乃解去 朝廷  
以其才可堪大將陞為北道兵馬節度使未久潛資憲至欲為  
兵曹判書意氣甚銳正如趙括輕秦兵無臨事而惧之意識者  
憂之特 命承旨金誠一代曹大坤為慶尚右兵使以大坤年老  
無勇而誠一曾言倭必不來故也四月十四日倭艇自對馬島蔽  
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於絕影島狼狽  
入城倭兵隨之登陸四面雲集僉使閉門固守死戰南門上有

倭寇  
大至

武士服紺色衣膏弓射賊射無不中倭死者無數其日幾不得  
陷城適因城北隅頗有踈故賊乃踰城而入兵皆迎戰于巷中  
僉使亦力戰死而其妾以佩刀自刎諸倭無不嗟歎其時能堅  
守者惟有此城也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棄城逃賊  
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珩聞變  
自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珩恒惴失措托言欲在外犄角出城  
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珩不從十五日賊進逼  
東萊象賢莅任纔二年也象賢字德求礪山人也少卓犖有  
器局在諸生日已有盛名年二十補上庠六年而登第自筮仕  
以將才稱屢試邊障久之歷臺省卒為東萊府使至是登城南

節撥  
殉難

宋象賢  
殉節



門督戰半日而城將陷象賢知不免急取朝衣穿甲上踞床坐  
賊來逼不為動有一倭名曰平調益前日往來之時得見象賢  
象賢待之款調益感之欲為象賢報之及是日象賢避於城傍  
隙地象賢不應調益意象賢不覺又舉手至牽衣指之象賢已  
下床北向拜矣拜已致書于其父福興曰

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

遂遇害象賢未死之前嘗令其下曰吾腰下大瘡如豆吾死以  
此為驗而收吾尸其下果以此得其尸象賢有二妾其一名金  
蟾咸興妓有才貌年十三從象賢嘗遭父喪能致其哀象賢恒  
重其操至是事急象賢取朝衣蟾知其將就義即與今春踰墻

往象賢之所則賊已全集害象賢蟾亦被擄罵不絕口者三日  
遂為所殺俄而平議智玄蘇等至聞象賢之死皆嘆惜之出賊  
之害象賢者戮之尋象賢與金蟾尸同葬於東門外立大木表  
之其一即李良女亦隨象賢在東萊象賢以賊將迫遣還京師  
行一日聞金山城陷慟哭曰吾寧死於所天乃還東萊及城陷  
與婢萬介今春等共被虜渡海其容貌不甚美麗而年少精潔  
諸倭爭欲犯之李以死拒之或誘以甘言或恫以刀刃終不回  
聽諸首多有牽去者而不敢犯諸倭中年少貌美者戲之曰必  
見老而貌陋者故厭薄而拒之也如見我則豈如是堅拒乎或  
以銀貨易去或相借以去乃美衣服冶容觀入其房而誘之必



欲亂其心而其操節堅如金石然後莫不稱歎曰此真節婦也  
也更不敢以無禮加之待之極敬秀吉乃令與家康妻同在為  
諸婦之師李常佩象賢綵纓隨身不去及今春先返抽二枚屬  
之曰公夫人若在以此為信後因贖還歸家與夫人交符而相  
與慟哭聞者悲之又有申汝楷者亦從象賢在東萊賊將至象  
賢以汝楷有母恐被賊殺遣還汝楷道聞賊陷金山謂人曰吾  
受宋公恩厚矣臨亂敢愛死乎遂詣東萊與象賢同死後  
朝廷贈象賢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賜祭廩其家官其一子又令  
慶尚兵使金應瑞入賊中求其尸輿櫬而歸遺民之服象賢之  
箴而號哭送于百里之外者幾七十餘人平義智達之下馬避之

府人邁同者遇其諱日及節辰必盛設祭之歲以為常

贊曰噫當世之理平也操衡持軸進退夔夔用意恩讐為媮  
快者臨亂鮮不投山匿藪全軀保妻孥若佩符持節身都兵  
馬者徘徊潰裂非唯不加之罪因以陞擢揚顯誇詡於中外  
者踵相接也獨象賢何人而以一介守臣挺然視死如歸雖  
古之忠臣若巡若遠又何以加焉象賢之身死於國從象賢  
者死於象賢斯乃象賢之風有以激也彼犬豕之賊亦知加  
敬誠異矣夫

其後李恒福以公事往宜寧乃為之改棺而斂之標文以哭之  
曰宋君之柩回自賊中將返葬于鄉原權厝于宜寧村舍



其友李恒福賫南服道過是縣謹以醴盎翰音之奠號嘽於四方招其魂而祭之曰嗚呼孤城月暈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耶白刃交前端拱而不動者非公之節耶嗚呼萊山蒼蒼南海冥冥却有長存而不毀者千齡萬祀子垂空名南門夜夜紫燁仰干斗躔者非公之精耶母寧乘雲御氣而上征叩閭闔而訴九天鞭雷師駕厲鬼掃妖孽於三邊然後飄然而下降遍八荒而無所不之亦或融為川瀆峙為山岳于以捍衛于南陲蓋公之平生蘊畜而未施者庶幾死而有施恒福義在清綿文不崇終逆旅相逢涕愧無從人間今夕地下千秋一盃為辭萬里孤丘嗚呼哀哉

自東萊之陷郡縣望風奔潰左水使朴泓與右兵使李珪合陣於彥陽已而珪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中一夜四五驚珪乘夜亦脫身遁去衆軍大崩泓退屯慶州十六日賊散入梁山蔚山等地大肆劫掠翌日至黃山棧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鵲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下守隘者望之皆散走晉馳還密陽進軍不能敵縱火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而據之賊遂入密陽進逼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剽城外奪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同踰城草溪郡守李景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金晬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



道不知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賊道內皆空愈不可為矣龍宮  
縣監禹伏龍領邑軍赴兵營就食永川路邊有河陽軍數百層  
于防禦使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河  
陽兵出兵使公文示之方欲自辨伏龍目其軍圍而殺之皆  
盡積尸滿野巡察使以功聞 朝廷以伏龍陞通政代鄭胤績  
為安東府使後河陽人孤兒寡妻每逢使臣之過遮馬首號  
冤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賊之入我境已多日矣 朝廷猶未  
知之十七日早朝慶尚左水使朴泓右兵使金誠一等狀啓始  
來而泓之狀但云登高望之赤旗滿城以此知奎山陷也誠一  
之狀以為賊船不滿四百一船所載不過數十人總之不滿一萬

誠一之論聞而 朝廷以為然也大臣及備邊司堂上會于賓  
廳請對不許乃 啓請以李鎰為巡邊使下中路成應一為左防禦  
使下東路趙徹為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竹嶺  
邊璣為助防將守烏嶺以慶州府尹尹仁涵儒樹起復前江界  
府使邊應星為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赴信地時諸臣日  
聚 闕下講備禦之策而計無所出環坐惟據而已或建議曰賊  
善用鎗刀而我無堅甲可以禦之故不能當以厚鐵為滿身長  
甲被八賊陣則無隙可刺而我可勝矣眾曰然於是大聚工匠  
晝夜打造成以為不可曰與賊交鋒雲合鳥散貴於捷疾既被  
滿身之厚甲其重不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乎數日後亦



罷又臺陳清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斥大臣之立謀座上  
問有何策予其人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高棚使賊不得上  
而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鳥銃亦不能上耶其人嘿然而退聞者  
傳以為笑廟堂之上或有坐睡低頭者或有袖手冷笑者或有  
悶然辨爭者或有攢眉飲泣顛倒失常者凡事有同羣兒爭辨  
閒談國事可知有詩為証曰

國事蒼黃日晴能借箸籌巖廊皆袖手兒戲不足尤

李鎰將出師欲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取道兵案閱視之皆閭閻  
布井白徒胥吏儒生屠羊沽行點兵之際儒生具冠服持試券  
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受命三日

不能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後領去鎰只率軍官及  
射手六十餘人行收兵得四千餘人時左議政柳成龍在賓廳  
謂同列曰叔獻每欲練兵當時無事吾亦以為擾民到今思之  
李文靖真聖人也叔獻即李珥字也珥德水人也登第官至右  
贊成生而穎異學語便知文字年未弱冠頗悅禪旨未得其要  
友求之吾道恍然覺其非是乃一以聖賢為準造詣甚高德行  
純粹所著理氣之說發先賢所未發世所稱栗谷先生也與成  
牛溪潭宋龜峯龔弼朴思菴淳鄭松江澈為道義交脫以行道  
濟世為己任深憂朝著之潰裂軍籍之頽廢貢案之繁冗以為  
朝著則必須洗滌東西保合和同戮力王事去短取長勿為深



法苛論軍藉則必須汰去老弱抄出精勇以充十萬之數可為  
後日緩急之用貢察則自燕山以後日增月加民不聊生且郡  
邑所貢多非其所產平用質買若不大加釐正將無以支群議  
皆以為不可柳成龍亦力止之珥退謂成龍曰國勢不振久矣  
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至是軍政民力莫可收拾故成  
龍發此歎成龍乃啓兵曹判書洪汝諤不能治任軍士多怨請  
遼之更以地人代之於是金應南為判書沈忠謙為判書臺  
諫請使大臣為體察使督檢諸將領議故李山海以柳成龍為  
都體察使金應南為副體察使以前義州牧使金汝功為參謀  
官汝功順天人倜儻有才勇尤長於弓馬登文科歷敷內外庚

寅授任義州境連上國冠蓋相接自古惟以盃盤聲妓為事汝  
功慨然盡祛前弊繕修器械操練軍兵時有不悅者曰此構陷  
孰理對辨至是汝功尚在獄中聞賊渡海謂同繫者曰兵法云  
兵因敵而制勝水因形而制流將不知兵使此賊去舟登陸其  
勢迅突必不能當矣當時廟堂撰制勝方略使之下陸然後勒  
擊故邊將無意遮遏于洋中及列郡尾解官兵處處奔潰人始  
服其知兵自上下教曰當此之時金汝功之才可惜防緊處  
宜配使之以自效乃出汝功于獄汝功平日常備戎裝如對  
敵者然及有是命即日治行將欲就道柳成龍方承命招  
募勇士請汝功議事大服其能曰吾當啓請留公同事公不



必行也是日。上命招大臣及備局堂上柳成龍進。啓曰臣素不知金汝坳之為人。昨日始與之論事。材略過人。請置幕下以資籌策。上許之。成龍退而出募武士。得可堪裨將者八十餘人。既而賊報絡繹。乃知已過密陽。大兵之境。將近嶺下。柳成龍謂金應南申砬曰。寇深矣。事急矣。將若之何。砬曰。體察使雖下去。本非戰將。鎰以孤軍在前。而無後繼。何不使一猛將星馳下去。為鎰策應。耶。觀砬意。欲自行以援鎰。柳成龍與金應南請對。啓如砬言。上即召申砬問之。遂以砬為都巡邊使。且啓曰。臣為平安兵使。時金汝坳為義州牧使。知其為人矣。非准才略。勇力絕倫。臣今先行。請以屬臣。上亦許之。砬出。關門外自

行招募。無願從者。成龍在中樞府。亦治行。砬至其所。見庭間有應募者。色甚怒。指金汝坳謂成龍曰。如此令公者。大監帶去。安用乎。小人願為副使而行。成龍知砬怒。武士不從。已笑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令公之行。既急。則吾所得軍官。可先帶去。吾當別募。隨行。同以軍官單子授砬。砬遂回顧庭中曰。汝輩隨我而來。乃引之。而出。武士皆憮然而去。金汝坳亦同去。而意甚不樂。朝廷益發都中武士。村官並三醫。司閑良人。能射者。皆屬焉。令朝官各出戰馬一匹。以助之。發軍器寺軍器。以資之。砬臨行。上引見。問曰。賊勢如此。其可當乎。砬曰。賊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不敗者也。上曰。邊協每言倭最難敵。卿何易言之也。因賜



寶劔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劔砮既辭出上歎曰邊協  
良將予常不忘此人若在豈憂倭奴哉嗟惜久之砮又詣賓廳  
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到龍仁  
啓事狀中不署名人或疑其心已亂有詩為証曰

元戎寄國命安危繫于斯齊以田單安趙以趙括危方寸若  
一已亂何能闔闢奇嗟哉三韓域生民為流尸

時賊報日急上特遣義禁府都事拿致慶尚道右兵使金城  
一事將不測行到稷山上怒稍解赦其罪為右道招諭使使  
諭道內人民起兵討賊以贖其罪乃以咸安郡守柳崇仁曾有  
戰功超拜慶尚右道兵使以僉知金功為慶尚左道安集使並

當時慶尚道巡察使金晬在右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  
聞不通故以金功詳知本道民情可以安集故遣之金晬初以  
制勝方略分軍移文列邑各率所屬屯聚信地至是聞慶以下  
守令皆引其軍赴大丘露次川邊以待巡邊使者數日巡邊使  
未及來而賊兵漸逼眾軍自相驚動會大雨如注衣裝盡皆沾  
濕糧餉不繼夜中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李鎰入  
聞慶則縣中已空不見一人鎰自發倉穀餉所率軍人而應過  
咸昌至尚州則牧使金澥托以支待地邊使于站上曰道八山  
中獨判官權吉守邑以無兵責吉曳之庭中欲斬之吉哀告願  
自出招募達夜搜索村落間詰朝僅得數百人以至皆農民



也鎰在尚州一日發倉開糶誘出散民從山谷間介介而來者又數百人倉卒編伍為軍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善山其日暮有開寧縣人來報賊已近鎰以為惑氣將斬之其人大呼曰願姑囚我明早賊不來死未晚也鎰因囚之是夜賊兵屯長川距尚州二十里而鎰軍無斥候故賊近而不知也二十二日朝鎰猶以為無賊出開寧人斬之以徇眾因率所部民兵及京中軍習陣于州北邊依山為陣立大將旗鼓鎰立其下從事官弘文校理尹暹修撰朴麓及尚州判官權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皆下馬立鎰馬後有頃有數人從林木間出來徘徊眺望而回眾疑其為賊候而懲開寧人不敢言既又望見城中數三處

從事官兵  
崔李慶流  
回死滿其

烟起鎰始使軍官一人往探之軍官乃跨馬而行二駟卒執輕緩緩而去倭先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墜馬斬首而去我軍望見棄氣俄而賊大至因與對陣未及交鋒賊先自放砲鐵丸雨下鎰不能抵當軍中擾攘莫知所為鎰急呼士卒發射而矢至數十步輒墮不能傷賊賊已分出左右翼持旗繞軍後圍抱而來目大呼陷陣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卒大亂各自逃命無一得脫者從事官以下不能騎馬悉為賊所殺賊追鎰甚急鎰棄馬脫衣披髮赤體而走到聞慶索紙筆馳啓敗狀欲退守烏嶺聞申砬在忠州遂趨忠州是時朝廷將欲守都城以右議政李陽元為守城大將以李戩邊彦瑋為京城左右衛將尚山君朴

李鎰  
脫奔



忠侃為京城巡檢使使修京城起復金命元為都元師守漢江  
及李鎰敗報至人心洶洶荷擔而立內間已有去邠之意而外  
庭則不知矣理馬金應壽來到賓廳與領議政李山海耳語去  
而復來觀者疑之蓋山海時為司僕提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  
於掌中書立馬永康門外六字以示柳成龍於是臺諫劾山海  
誤國之罪請罷其職 上不允杞城府院君俞泓上疏請固守  
京城同死 社稷且言繩鞋非宮禁所用白金非禦敵之物方今  
羽檄交急輒命貿易 殿下安得為亡國之事乎 上召泓慰  
諭之又宗室數十人聚閣門外痛哭請勿棄京城 上教曰  
宗社在此予將何適眾遂退出然事不可為矣兵曹抄發坊里

民及公私賤胥吏三斂司分守城堞三萬餘而守城人口僅七  
千率皆烏合多有隄城逃散之心上番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  
吏為奸受賂私放者甚多官員不問去留臨急皆不可用矣大  
臣又請達儲以繫人心 上從之以光海君為世子尚州之敗  
有倭通事景應燾者在李鎰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秀  
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燾送之且曰在東萊日生得  
蔚山郡守授以書契放還尚令無報 朝鮮若有意於講和可  
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也蓋德馨往年備接時倭  
使望見其儀表灑然起故故平行長欲見之德馨字明甫生有  
異質沉毅淳謹不妄戲遊年十二吐辭驚人十三大成十四揚



蓬萊士彥過訪相酬唱數十篇歎曰君吾師也二十登第出入  
近侍人皆期以公輔之器所謂蔚山郡守即李彥誠也自賊中  
回而畏其得罪自言逃來不傳其書故 朝廷不知也應舜既  
至京 上會群臣議諸議者不知所為或謂事急矣若因此或緩  
兵幸矣德馨聞之趨詣 闕下請自行出見李恒福引其手曰  
今賊求見我我欲往見矣寇已深若之何辭難即向賊陣而  
馳去 朝廷乃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援又以  
吏曹判書李元翼為平安道都巡察使知事崔興源為黃海道  
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西巡之議而元翼曾為平安監  
司興源曾為黃海監司時有惠政為民心所喜故使之先行撫

諭軍民以備巡幸二十六日申砮至忠州兵總數千人陣於丹  
月驛以李鎰邊璣為先鋒使之自劾金汝功謂砮曰賊勢極大  
難以嬰鋒鳥嶺天險也若不固守則為彼所據矣不若進至鳥  
嶺伏兵峽中俟賊入谷口然後據兩崖乘高射之蔑不濟矣若  
不能當其鋒則退而入衛京師亦一道也砮曰彼步我騎迎入  
廣野以鐵騎蹙之無不勝也砮不用汝功之計棄險不守蹄令  
煩數見者知其必敗賊已由嶺路潛師而入至城中而砮不覺  
矣初至嶺下恐有埋伏使人覘覩然後知其無兵鼓舞而過有  
親信軍官子也密告賊已踰嶺砮以為妄言惑眾出斬之狀  
啓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城中也有詩為証曰



鳥道干雲似劒門緣崖攀木棼心魂將軍棄險無良策徒使  
諸人化鶴猿

二十八日賊焚閭舍然後我師知賊已踰嶺無不驚惧而破膽  
俄見賊衆由大路過山以下鈞光閃爍照耀日光砭麾軍而出  
陣於犂琴臺前臺在兩水之間其水名曰犂川軍皆背水而陣  
金汝叻知其必敗乃作書附于其子塗曰

三道徵兵無一人至者吾輩只張空拳勇兒死國固其所也  
但國恥未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已

又作家書曰

我則已許死國一家宜赴行在不可逃亂于他處

封書附奴使之歸報于家已而賊四至其地村街狹隘左右多  
稻田水草交雜不便馳馬逡巡之間賊繞出我軍之左右勢若  
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砲聲震地鉄丸如雨塵埃  
漲天喊聲撼岳砭使汝叻立草狀啓汝叻具甲冑腰弓矢下  
筆如流不錯一字人皆壯之賊勢益急漸漸圍抱四下無路砭  
惶遽失措策馬突陣者再三而不得出還赴江邊汝叻騎而在  
前幾至淺灘砭呼汝叻曰令公求免乎汝叻咲曰我豈惜死之  
人乎還馳入臺下與砭格殺數十人我師大亂積尸如山軍資  
器械一時俱盡賊兵追砭益急二人乃赴江而死諸軍悉赴江  
中流尸蔽江而下李鑑從東邊山谷間脫走二十九日夕有羶

中砲斃死  
臺汝叻殉  
李鑑再述



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內人爭問軍前消息答曰我巡邊使  
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敗死于忠州諸軍潰散俺等脫身獨來  
欲歸報家人避地耳聞者大驚兩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  
震初昏上急召宰執議之出避之計上御東廂地坐張燈  
燭宗室河源君河陵君等侍坐大臣啓曰事勢至此車駕  
暫出幸平壤可也都承旨李恒福進曰當今之勢西向天朝  
以圖恢復而已掌令權快請對造膝大聲呼請固守京城語甚  
囂雜柳成龍揮之使退曰事雖蒼皇不可如是可暫退快連呼  
曰左相亦為此言耶然則京城可棄乎成龍曰權快之言甚忠  
但事勢不得不然大臣因請分遣王子於諸道使呼召親王

世子植駕以李誠中為統禦使統諸道徵兵李直彥為從事官  
議既定大臣退出衙門外乃得旨臨海君則可往咸鏡道而  
領府事金貴榮恭溪君尹卓然從之順和君則可往江原道而  
長溪君黃廷或護軍黃赫同知李陞從之蓋赫女為順和君夫  
人而陞是原州人故並遣之貴榮廷或等承命揮涕而出迨  
向鐵原至是上思尹斗壽之言即命放釋以駟宮之其未至  
再三問斗壽之來及至則復原封而超遷其職斗壽字子仰海  
平人壇宇峻偉氣量浩大登第以後歷歎中外出入近侍人皆  
以公輔目之辛卯李山海等陰使洪汝淳請張熒惑細打士林  
簒弄一時縉紳之徒並皆竄逐斗壽乃謫北道上以斗壽有



李鑑錯料  
賊行

才可堪大用有是命也又以柳成龍為留都大將使守京城都承旨李恒福對中使顧謂盧稷曰駕命一下宮中已空出城之日從行必少若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即上國之疆到此應有酬酢應宴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事識古諳善辭令者在相一人今大駕一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左相留之不<sub>過</sub>為敗績之臣扈駕必有裨益之事啟請從行如何盧稷領之諸承旨齊聲應曰諾恒福即搆草不暇淨寫仍以草紙授中使以啟上即允之改命李陽元代為留都大將時內醫趙英璇承政院書吏申德隣等十餘人叩闈大呼言京城不可棄俄而李鑑狀啟至而宮中衛士盡散更漏不鳴得火炬於宣

傳官廳發啟讀之內言賊今明日間當入京城狀啟入內良久而車駕先出夜已四鼓也都承旨李恒福徒步入闕內則宮中虛無人天又大雨夜黑如漆中殿獨與侍女十數人步出仁和門恒福執燭前導中殿顧問是誰侍女對以都承旨李恒福中殿嘖嘖者良久勉以忠義恒福感激益奮勵忘身恒福字子常其先慶州人高麗賢相齊賢之族孫也父曰夢亮官至叅贊恒福生而不亂者二日不啼者三日家人憂之其父使瞽史卜之其瞽賀曰無憂當位極人爵稍長歧嶽嶺識度迥異凡兒其父奇之曰此兒必能大吾門八歲始授書聰悟絕人年十餘驍健任俠當道賈勇人莫當之其母知之涕泣不



食恒福知其意即棄所為折節向學遂成偉人時當危亂竭誠盡節者惟恒福一人 兩殿既出內三廳禁軍皆奔竄昏墨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前柳成龍認之責令扈 駕貴壽曰敢不盡力亦呼其類三人而至過景福宮前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負李守謙執成龍馬鞍曰院中文書當如何成龍令收拾其緊關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回視城中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蓋亂民先焚掌隸院刑曹以其有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又入內帑庫搶掠金帛焚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無遺者歷代寶玩及文武樓所藏書籍春秋館 各朝宗錄地庫所藏前朝史草承政院日記皆灰燼藝文

館檢閱趙存世朴鼎賢任就正金善餘等亦焚本館史草踰城而逃走亂民又焚 王子臨海君家及前兵曹判書洪汝諄家舍踰沙峴至石橋兩勢益甚一行蒼皇向西而走無復序次互相叫呼京畿觀察使權徵追至 扈駕乃以兩具及直領進之上乃御之以行往年民間有京畿監司兩裝直領之謠至是果驗焉 上到碧蹄上下沾濕不能行上入憇驛舍少頃即出衆官自此多還入城中待從臺諫往往落後不至過惠陰嶺大雨如注宮人皆騎弱馬以青白之物蒙其頭面踟蹰而行歷馬山驛有人在田間望 車駕痛哭曰 國家棄我輩而去我輩何所恃而生也至臨津雨不止上下相失莫知所之兵曹佐



卽朴東亮追至津頭則上已渡北崖東崖只有一船篙工捩  
拖離崖已丈許東亮望見舟中有憲官列坐一躍而登一手拉  
倒篙工一手援同舍郎入舡相趣而進夜已深矣上獨御單  
舸侍衛散亡無復威儀都承旨李恒福與東亮徒步召奴擔夫  
於泥淖中手持一炬且行且呼駕始成行上之初到江邊  
問左右成渾居在何處兵書佐郎李弘老在前導指近崖小村  
曰此乃成渾所居上曰然則何以不出見我乎弘老曰當此  
之時渠豈肯來見也上顧之弘老曾往來於渾所居慣知其  
相距之遠近而乘時構陷至此渾字浩然號默菴世所稱牛溪  
先生聽松先生守琛之子聽松受學於靜菴之內資高學純儀

形甚偉迥出物表朝廷屢徵不起渾承家庭之學又天資純  
篤一言一行必以聖賢為法與李珣友善嘗曰吾與叔獻生當  
同罪死當同傳剛毅疾惡有不敢犯之色人皆憚之以薦累徵  
不起晚被罷遇官躋叅判及辛卯黨禍之起縉紳亦逐渾亦以  
鄭澈親友特論拯峻朝夕禍及方在候罪中變初不能赴詣  
闕下一日其門人金長生方赴定山之任謁渾而辭焉渾問曰  
今聞大駕西幸吾之進退何以則當於義乎長生對曰先生  
官高恩隆不可退在田里似當詣闕扈駕渾曰吾意則不然  
矣吾以山野之人被徵而趨初非科臼中奔走職事之人朝  
廷之待我亦非尋常祿仕者况今方有論罪之舉不可自進



於班列也 大駕若果西幸則惟當哭送于道左如蒙顧問隨  
駕而行不然則退死山谷未為不可也此渾素定于中者如此  
而為人所誣捏終為禍階焉

論曰人臣事君其道不一臨難處身何嘗有方只務求合於  
一義字而已豈皆裂裳裹足為婦寺之忠扼項刎頸成溝瀆  
之行然後方可謂事君之忠處難之宜乎在朝遇難則或有  
為社稷者或有為君父者在野遇難則或有慷慨殺身者或  
有金節存身者詎可以一道拘哉燕元之兵不到玉燭江萬  
里所居之地則為二人者必不先為投身止水雖經林下之  
節而後世必不以不赴難為其罪案則待罪田里不敢奪問

於變初 駕出蒼皇未及哭送於津頭者顧何損於大義乎  
所謂蒼蠅止樊諸人因極者乎

駕既發東亮與同舍郎並騎一驕馬而馳始達 行在深黑不  
能辨色臨津之南麓舊有丞廳恐倭賊取材作筏以濟故 命  
焚之光照江北乃能尋路而行三更始到東坡驛則坡州牧使  
具孝淵以支持差使負來在其處略設御厨扈衛之人終日飢  
來亂入厨中爭先搶奪以食將闕 上供具孝淵大懼而逃夜  
亡曹判書金應南平佐郎朴東高等直宿於 行宮夜中衛卒皆  
驚呼有崩潰之形金應南亦蒼黃驚蹙排門欲出朴東高力持  
之良久乃定五月初一日曉 上急召李恒福諭之日促召領



左相來諸臣承 命入侍 上揮涕以鞭叩地以手撫膺呼諸  
臣名曰李山海柳成龍李恒福事已至此策將何出毋憚忌諱  
各悉心以對予將何往乎又問尹斗壽安在素有計慮并願見  
之恒福出召斗壽斗壽即進前 上曰今後卿兄弟勿離左右  
以輔予不逮乃解佩囊以賜之且問事急矣計將安出諸臣不  
能遽對俯伏啜泣莫敢仰視 上顧謂李恒福曰承旨所見如  
何恒福即對曰可以駐 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無一  
寸乾淨地則便可赴訴 天朝此外無他計策也尹斗壽曰國  
何可輕棄之棄國圖存古未有也北道士馬精強威興鏡城皆  
有天險其固足恃今可踰嶺北幸 上曰承旨言如何柳成龍

曰承旨之言不可用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便非我有也  
上曰內附本予意也柳成龍又曰不可李恒福曰臣之所言非  
直欲渡江而已也從十分窮極地說來也脫有不幸身無所  
置足無所容寧緩一刻以圖後舉亦非失策也成龍又曰不可  
因與恒福論難者十數兩不肯合 上時右恒福而左成龍  
李山海但俯伏涕泣而已最後成龍厲聲曰今東北諸道如  
古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可遽論此事恒福曉成龍之意  
嘿然而退成龍後見李誠中曰公如見李子常可語吾意何徑  
發棄國之論乎子常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婦寺之忠  
此言一聞人皆瓦解誰能收拾恒福猶以為不然蓋斗壽成龍



之意恐人心離散故以為內附之論不可遽發恒福以為賊勢  
冲突不可抵當必須西顧 天朝乃可濟事其意抵牾終不相  
入是日晚 乘輿欲向開城而京畿吏卒逃散無扈衛之人適  
黃海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將入援瑞興府使南竄先到有軍  
數百人馬五六十匹以此始發臨行司鑰崔彥俊出口宮人昨  
日不食今又未食得小米療飢可行乃索南竄軍人所持糧雜  
大小米二斗以入然後始行午至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幕  
於路中以迎 車駕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開城府衆志崩潰一  
夜四五驚 上以尹斗壽為御營大將統諸軍斗壽勸 上招  
撫父老下罪己書于八道 上御于南門外署引見諸臣臺官交

章論劾領議政李山海交結內外誤國罔上等罪 上不允副  
提學洪履祥率同僚面陳變革于政之罪請斬以謝國人 上  
寔色諭之以無是事且曰國可亡不可枉殺亡辜履祥等又力  
爭之不許 上又命杞城府院君俞泓吏曹叅判李恒福奉兩  
王子先往平壤初二日臺官仍論李山海之罪罷其職以柳成  
龍為領議政崔興源為左議政尹斗壽為右議政時咸鏡北道兵  
馬節度使申砮遞任而歸中路聞變追至 行在上謁仍以砮  
為防禦使留屯臨津午時御南城門樓慰諭人民有 旨各陳  
所懷有一人出班行而俯伏問欲何言則對曰願召寅城府院  
君以用之蓋鄭徹於辛卯之禍謫江界故也 上曰知道即



命召赴行在還宮以小紙遞成龍代斗壽六字而出於是柳  
成龍罷而俞泓為右議政尹斗壽為左議政崔興源為領議政而  
委任斗壽大小之事皆咨為蓋上方嚮用西人言者以為成  
龍與山海罪同罰異申礪具成等攘臂大言柳成龍之罪不可  
罷職而止兩司會于行宮門外將論柳成龍鄭文翰出避過  
李恒福言之恒福趨入行宮內見副提學洪履祥謂之曰當  
此之時同心戮力猶恐其不濟况互相排擊以修舊隙何望中  
興才各有限雖峻伯元裕輩數十人不能易一成龍公盡力沮  
此議以存國體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履祥然其言出見兩司長  
官大言其不可其論遂寢成龍字而見安東人性聰慧敏達

峻伯申礪字  
元裕具成字

優於文學長於吏才年少登第歷歛清顯時論頗許其經術才  
諳而偏於護黨排斥異己與北人角立指謂午地之魁然溫雅  
之質鎮浮之望人無及者但不能正色直諫遜順軟熟而已若  
與山海同科則本非公議也

論曰甚矣朋黨之禍人國家也若漢黨錮若唐白馬若宋三黨  
近者四五十年遠者亦未及百年而國乃滅亡雖有彼善於  
此者皆由於嫉妬爭權自不覺其亡身誤國則其罪同歸於  
一可勝歎哉我朝立國仁厚中古以前公卿大夫士以淳  
默沉重隱惡揚善為本故雍熙之俗雖不逮於三代亦可謂  
少康之世矣及至明宣之際文治日成學術日明而分朋



角立之徒接踵而起初有東西之目俄成南北之號紛紛籍籍各自為援甚則見利而進懷嫌而報垂至百年勝負無常斷元氣喪善心而終不可以收拾矣此何以故求治太急責人太苛也求治太急則還生亂責人太苛則易挑怨是以君子之治國治人去其太甚而已何必以紛亂改易摘抉微疵為事業乎噫金孝元沈義謙初無纖芥之嫌而徒以爭一銓即輾轉相激遂貽大禍於後國之不亡幸矣若使兩黨忘其私讐同心協力盡節朝廷則滅裂壞亂不至於斯矣其於二人乎何誅焉

先是時也謝恩使韓應寅入

皇京陳辨誣枉

皇帝引應寅

等於陛下慰諭勤懇 玉音丁寧厚其賞賚降勅獎勵 皇帝不御朝者蓋久外國使臣獲近龍光前所未有也應寅乃復命於行宮又遣陪臣申點等陳謝具奏賊情時賊兵尚未至京城衆議皆咎其去邠之速使申確還入京城審察形勢是日賊先驅至漢江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在濟川亭望見賊勢浩大漫山蔽野士卒股慄無心憲戰命元悉沉軍器于江中憂服以逃申恪亦以匹馬奔竄于揚州山中大軍崩潰從事官沈友正叩命元馬泣而謂之曰今主上西幸願守臨津以遏其後命元乃自臨津留都大將李陽元在城中聞漢江之軍潰知城決不可守亦走出揚州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起由梁



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尚州敗李鎰之軍一起由左道長  
鬚機張陷左兵營躡蔚山慶州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之  
豐津出聞慶與尚州軍合踰烏嶺入忠州敗申砮之軍又自忠  
州分兩路一趨呂州與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兵相持不能渡江  
者數日巡察使柳永吉檄召元豪歸本鎮賊毀閭里民家及官  
舍取其材聯為長筏以渡江中流為水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  
去矣江上無一守者故累日畢渡向楊根濟龍津出於京城東  
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起由金海從星州茂溪縣渡  
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向京畿旌旗鈞戟千  
里相連砲聲如雷血流成川所過有貫兒舞榭之慘燕巢空林

之象矣又自東萊至京畿或十里或五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  
守之夜則舉火相應晝則金鼓相聞及至京城城中寂然無士  
馬之聲門且不閉疑有伏兵不敢入初三日曉乃知城寨空虛  
遂入城中士民奔避者未久還集坊里市肆依舊填滿與賊相  
雜販賣交易賊多出精勇緊守四門而我民之帶賊帖者不禁  
出入於是服役受帖無敢違逆亦有媚賊相昵嚮導作惡者  
如禮賓寺書負朴守英輩尤甚於賊城中人若有謀殺賊者及  
內應者輒為守英輩所告燒殺於鐘樓前及崇禮門外極肆其  
酷以示其威鬻髀白骨堆積於其下賊之初入城中獨宮幽燒  
燼而其餘廬舍猶完其大將平秀嘉號稱小三八郎者館於



宗廟夜中多怪倭卒之止其內者往往暴死人言此朝鮮  
宗廟有神靈不可久處秀嘉惧甚移寓小公主宅即今南而別宮也  
焚宗廟有詩為證曰

堂堂寢廟豕蛇穴之赫赫神京木叅生之在天之靈監臨于  
茲磔妖誅醜不留晷時凶焰斯虐爰焚爰燬痛結神人為百  
世恥

金命元既到臨津收合散卒為固守之計馳啓前後潰敗之  
狀且報賊兵入京之由朝廷急調京畿黃海兵馬添助元帥  
之軍以遏西下之賊車駕即日發行次于金郊驛初四日歷  
義興金巖平山府夕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府時事多倉卒留

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一宗室號哭而啓曰事雖惡遽不  
可委棄宗廟神主於賊中乃遣宗廟提調尹自新連夜馳  
至開城府奉還初五日車駕過龍泉劍水驛夕次于鳳山是時  
全羅道巡察使李沆防禦使郭榮助防將李之詩白光彦等領  
其道兵四萬忠清道巡察使尹先覺防禦使李沃節度使申翌  
等領其道兵二萬來會慶尚道巡察使金晬亡其士卒只率軍  
官三十餘人而來相議分道而進蓋沆等聞變之初無赴難之  
意前光州牧使丁允祐見沆力言觀王之義沆漠然不以為  
慮允祐悶嘿而退至徵兵之命既下沆始倉黃調衆使之齊赴  
礪山而師期太迫無以霖潦連旬列邑守令恐被後期之譴在道



驅迫晝夜無程飢渴俱逼至有自縊於道傍者艱楚之狀若是之甚而不敢悉既至公州聞京城不守即令一軍官手持傳令牌奔馬走呼曰罷陣罷陣諸軍聽之莫不愕然有一二守令馳入公州見洗言不可罷兵之意洗不從諸軍一時皆散謾罵盈路咸曰巡察無意覲王而徒勞我輩是何謂令顛倒之甚也洗歸全州而道內人多咎洗之罷歸憤慨不平白光者往見洗曰君父播越則臣子之職固當挺身赴難公手握重兵退縮有何意乎遂拔劍瞋目洗驚惶失措謝曰吾未深思耳此後惟公指揮乃以光彥為助防將光彥恭安人少有勇力登武科陞堂上性慷慨多氣義好善疾惡人皆憚之鄭汝立之附托時輩勢

熖薰灼一道之士皆欲結知爭趨其門光彥所居與汝立相近而未嘗一往見之為北青判官時趙憲謫吉州鄰邑守令畏禍不敢出迎獨光彥盛具酒饌以餉之少無懼怯之意至是請自為先鋒洗許之使之招呼散巨道內人民既知非洗本意故無一人應者僉和高敬命士人朴君玉等奔走開諭僅能收合故命令其子從厚因厚分領其衆交付於中道洗迺自領兵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福為中衛將以助防將李之詩為先鋒郭嶸分領二萬以光州牧使權慄為中衛將以助防將白光彥為先鋒慄字彥慎安東人新羅宗姓領議政轍之子年四十六中式年文科人皆以將相之器目之歷敷中外多著異績超拜義州



牧使坐事罷歸慶初上持教曰予聞權慄之才可試於此時  
命拜光州牧使慄即日拜辭馳赴任所至是隨洸西上自龍安  
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進嶸自全州由礪山公州等路進俱會  
于礪山洸令嶸迎擊龍仁之賊權慄謂洸曰賊已據險勢難仰  
攻今主公掃境入援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  
全不可與小敵爭鋒徑傷神威當直渡祖江以塞臨津則西路  
自固糧道亦通得其戒便蓄銳伺釁以待朝廷之令可也洸  
不聽嶸先遣光彦往視道路還言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愠  
色且挾前憾遂以違令杖光彦重傷幾危光彦憤曰寧為賊所  
殺遂裹瘡而起嶸曰事將奈何乃進兵洸又令李之詩來助翌

日昧爽即初五也之詩光彦各領所部意甚輕敵慄戒之曰慎無  
輕進俟中衛軍至乃戰之詩等不用慄言先自馳進慄等未及  
至而見賊眾少麾軍逆戰賊拔劍大呼順兵而下我師披靡只  
自逃生賊乘勝亂斫之詩光彦搏戰而死是夜軍中虛驚戰士  
莫有鬪志朝日賊從山谷張旗而下前列只有三賊挺身以來  
大軍望見一時潰散山崩潮退莫敢遏止軍宗輜重悉以遺賊  
洸奔還全州先覺走公州晬亦奔慶尚右道皆失軍卒獨權慄  
全軍還光州以兩道累萬之眾見百餘之賊奪魄視氣如落葉  
當迅風古所未有也自此以後國無捍禦之人賊有方張之勢  
席捲八路如升虛邑矣有詩為證曰



陰風吹折大將旗數萬雄兵似草靡回首關西駐輦處空教  
志士淚雙垂

初五日車駕進次于黃州初七日過中和入平壤為久住計  
朝廷乃以韓應寅為諸道都巡察使領平安道江邊土兵數千  
餘人屯臨津令勿受金命元節制應寅將行尹斗壽言於眾曰  
斯人狀貌有福必能辦事矣朝議又請大臣經紀沮江以南咸  
欲以斗壽往金應南耳語李愼福曰尹相離此則大事去矣愼  
福然之遂以他相啟請上從之斗壽方以妻喪退在私室文  
燦填委諸相不能辦決遣郎請斗壽則日已具矣斗壽乃詣行  
宮賓廳裁決如流一啓便空李誠中歎曰今乃知人之才智相去

之如是哉時李陽元李鎰申恪金友皋等在大灘金命元韓應  
寅權徵申恪李薦李贛劉克良邊瑛等在臨津命元節勒諸軍  
列守江灘欽江中船隻悉在北定賊眾結陣于南定無船可渡  
日出將兵循江挑戰我軍不進相持十餘日終不能渡一日賊  
焚江上廬幕撤帷帳載軍器佯為退遁之計以誘我軍申恪素  
輕銳無謀以為宗遁欲渡江追襲京畿監司權徵與碯意合約  
以十八日會戰或曰我軍雖多舉皆疲弱所恃者惟江邊土兵  
遠來罷弊若緩數日待其休息而舉事則可以取勝應寅以為逗  
留斬數人命元以應寅新自行在來而且有勿受命元節制  
之命故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良年老習兵力



劉克良  
殉節

言不宜輕進申砧以為沮軍情亦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  
豈以避死所以不欲輕進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  
渡十七日乘夜渡軍左衛將李薦遇賊於上流江寔意與交  
戰敗績劉克良亦遇伏於山後軍皆奔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  
死地也猶彎弓射賊數人為賊所害申砧亦戰死諸軍奔至江  
崖不得渡從巖上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從  
後奮長刀斫之皆匍匐受刃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北窺望見  
喪氣高山君扑忠侃適在軍中騎馬先走眾望之以為命元也  
皆呼之曰元師去矣守灘軍一時奔潰命元應寅亦皆奔還  
行在 朝廷置之不問權徽走入加平山中賊兵乘勝不可復

臨津  
失守

惜申恪不記  
於戰陣而  
克死於軍  
律

止矣副元帥申恪自漢江之潰倉卒間不能從命元而隨李陽  
元適成鏡道兵使李渾率兵來到恪與渾合陣遇賊之自京城  
散掠村落者設伏掩擊多所斬獲金命元憤不從已馳 啓恪  
擅自他適不從辨令右議政俞泓遽請斬之乃遣宣傳官即  
軍中斬首傳示諸軍而捷報至 朝廷急使人止之而不及恪  
雖武人清慎自持死非其罪又有九十老母聞者憐之賊之大  
將平秀嘉留屯京城分遣各首于諸道平行長清正釋元長故  
盛政等同渡臨津至安城驛謀議分搶兩界未決所向各自拈  
鬪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成鏡道長故得黃海道各引所統去  
了清正在諸賊中尤勇悍善用兵乃擒安城民二人使之向導



其人皆以為生長此地不諳此路清正即令斬其一以示威其人  
人俱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  
如風雨成鏡北道節度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  
兵善騎射地又平行乃左右迭進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  
山日已西士皆疲倦欲少休以待明日賊出復戰克誠不聽揮其  
軍圍之賊乃出倉中穀石列置為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發鳥  
銃我軍擲此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成一丸斃三四人軍  
遂崩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是夜賊乃潛行環我  
軍散伏于草間至朝大霧四塞我軍猶以為賊在山下忽一聲  
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士卒驚散將官皆向無賊處

奔走悉陷沈澤中賊拔劍追至芟刈殆盡克誠欲遁入鏡城反  
被擒先是臨海君直向咸鏡道順和君自鐵原由大嶺向閩東  
流聞賊一隊自慶州轉向東海地方彼此途窮崎嶇山海間深  
入北道與臨海君會于會寧縱豪悍奴僕侵擾民間逼責守令  
大失人心會寧土兵鞠景仁與城中群不逞倡亂叛據府城執  
兩王子及宰臣金貴榮黃廷或黃赫會寧府使李瑛等數十人  
拘繫暗室終乃累累縛致于賊墨黃廷或八歲孫兒裂死於眼  
前清正入城遇王子稍加禮貌恭溪君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  
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陞不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柳永立被  
拘在賊中數日以為文官防禦稍懈未立乘間脫走 行在



賊以鞠景仁守會寧以其弟景弼守鏡城退屯吉州北評事鄭  
文舉起兵討誅景仁兄弟又甲山人殺南道兵使李渾送首于  
賊府使林恂討斬數十人北道稍定吉盛重隆又自鐵嶺分向  
關東旋自歙谷循海至于平海還踰嶺西躡列邑將迫原州牧使  
卽金悌甲字順初安東人白而長身寡言與笑登嘉靖癸丑及第  
出入臺侍正色不阿屢遷守宰方伯皆有去後之思乃莅原州  
歲期年政令未洽而賊入忠州相距不遠盡發精卒利器而按  
城中無所恃至是賊屯屯陣陣前後相續金鼓相望悌甲乃整  
旌旗整行伍募民丁畜糧餉但無勇將可以統之聞本州人鄭  
姓者驍勇絕人以累擯於鄉而鬱抑不伸乃招之前曰賊以吾弱

多寡懸殊勇恟異情欲戰則徒殺人欲守則城池不完食乏器乏  
無一可恃何能束手待亡但於此地有鈴原山城可據而守也  
古人得此而成功吾才雖不如古人志則同矣不守此城則無  
可為也汝素有膽勇可領此卒先據此城吾從之鄭跪以對曰  
敢不唯命但賊勢之盛非他賊比今之時又與古之時異以是  
兵抗彼鋒勢固不敵彼恃其險不可為矣唯宜少出以避酌長  
短講利害得其便而為之殆未晚也悌甲大怒叱之曰奴不足  
與謀也因仰天歎曰吾死決矣吾屢廁清通沐浴洪渥衣食皆  
主上賜也况為守土吏其職亦不可去生以國生死以國死畧刻  
偷活是可羞也吾當扼固塘阻竭力以拒賴天之靈得挫其



鋒斯亦幸也如其不幸惟有死而已不有愈於死私乎遂跨馬而先導為士卒倡人皆感激而懼趨老弱負戴攀附以濟自京城來者亦扶携以前不數日而盈滿其城四面皆絕壁前通一路人皆魚貫而上於是內則峙糧儲器積柴蔬井為數月備外則架車設楹載石懸空以俟寇至堞上又列強弓毒矢間以火銃日夜躬自巡飭城中恃而無懼又與京中人朴姓者約曰賊必由可里嶺嶺之險馬不得兩肩不能並若以千兵扼其吭賊雖百萬不翼難過庶可以相恃萬一失其險吾亦可以預備君其勉之朴應諾而去乃以一卒偵賊而來其卒不往中路而還紹之曰賊緩而遠朴信之解鞍脫甲臨川而息不知賊之

已襲其後乃脫身而走賊既入本州衆皆震恐悍甲不為動誓衆益勵衆乃服義感泣賊既知有備乃為書掛長竿誘以利脅以威悍甲拔劍手斬其使還踞于崖後豎肩葦屹如山重人皆惶怖慄慄不敢仰視翌日知賊必大舉而來乃令其下緣其洞距五里許五羣上各以一卒列置為候見賊之至使之吹角天明而五角盡報戈刃被山鼓噪動地虵蟄之援外無所恃守堞之卒不滿五千城中危懼是夕賊縱敢死者數十緣崖隙潛進穴城而升吶喊突進麾大軍以越城遂陷而悍甲猶着戎衣踞於胡床不下彎弓將射賊賊先發射中悍甲其箭在背猶不下賊乃迫悍甲下牀令拜悍甲終不屈膝誓不絕其口遂與夫人



是時下似  
有誤字

及一子同死賊義其不屈莫不嗟嘆其葬下士趙文璧幸得脫不  
死而收傍甲及夫人與其子之尸埋于山麓至今行路莫不流涕  
時年六十八也是時八路強滿裁輸之賊四出搶掠至於掘發  
宣陵 靖陵乃以他人之尸衣之錦繡雜置之不可分別 國  
勢如綴摺及神人賊幸不進順安一步地天運不絕我 邦家  
有詩為証曰

國勢若綴摺 國陵禍乃經堂三韓土盡化為腥羶蒿  
松柏路嶮 儒宮造千秋遺恨在無路問蒼天

臨津未敗之前刑曹判書李恒福以備邊司有司堂上言于  
朝曰今八路潰裂無復收拾雖有智者亦未知為 國家計昔以

孔明之智及荆州失守劉先主無托身用武之地則求救於孫  
將軍身成赤璧之捷以基鼎足之勢以我 國之力無可為之  
勢不如意遣一使鎮告 天朝請兵來援以冀萬一則此策之  
上也廷臣聞之皆以為透關或云難奏 天朝焉肯出兵來救  
假令出兵當出遼廣兵馬遼左之人與捷無異必有憑陵橫暴  
侵擾之患今七道皆為灰燼一國之中一片乾淨地只是平安  
一道復為 天兵蹂躪則更無著足之處此策決不可用恒福  
連二日爭之不得後五日李德馨以賊兵充斥不得達賊津自  
中路還入 行在來寓於恒福所在夜間恒福言於德馨曰我以乞援  
天朝之策揚言于 朝廷臣皆言不可無有與我 國者此計如



何等亡百寧且痛深危迫形勢抵死請援以決一死耳德馨然  
之恒福曰君意如此則明日與我同力爭辦如何德馨許之翌  
日恒福與德馨同詣備邊司極陳利害諸人稍與之合大臣  
曰試具 啓稟可也仍令恒福具草以入 上即允之乃遣陪臣  
鄭克壽等馳往 皇京以請援師恒福又與德馨建議分遣三  
路調度使預管糧餉以為接待天兵之地俄而臨津敗報至西  
路曾無一兵一馬可以橫過西向之賊回身無復可為 行在  
諸臣唯憂愁度日亦無策可施一日李恒福李德馨未見尹斗  
壽於私室相識收復之策德馨曰回身至此雖有智者莫展一  
策所恃者民心民心一散則難可收拾若行靈武之事稍可

以回天意結民心也斗壽正色言曰公何出此言耶今之國事  
異於唐時玄宗自天寶以後壞亂極矣內有嬖寵外有權奸積  
失人心肅宗久任儲位頗得民望故一朝傳位天人皆順而猶  
貽後世之讒況今 主上聖明儲君年小民心向背亦不可知  
一着有誤不可收拾公無為此言也德馨嘿然而止未幾李鎰  
聞閩萬克奔竄荆棘中斃平涼子穿白布衫穿草履而至形容  
憔悴觀者歎息柳成龍搜出囊中得藍紗帕裡與之於是諸宰  
或與駿笠或與銀頂子綵纓子當面換改服飾一新獨無有脫  
靴而與之者成龍曰錦衣草履不相稱矣左右皆歎之大臣問鎰  
以駐 駕之所鎰曰鏡城險固可駐或云咸興可往於是決策



北行尹斗壽柳成龍李幼澄朴東亮等以為當死守平壤李恒福李德馨等以為北道不可往請先韋寧邊群議多主咸興中殿東嬪先向德川取咸興路移時碧潼土兵任旭景探賊兵已到鳳山尹斗壽使李鎰率江原道軍數十人益以他軍鎰坐含迷門點兵不即行尹斗壽催之鎰始行既出城無指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澈自外來問其前路使之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賊兵來到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鎰急令武士十餘人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拔劍欲斬然後乃進戰賊已在水中且近完我軍急引強弓射之連斃六七而賊遂退鎰仍留守渡口時李恒福擢為兵曹

判書內外密散軍政機事成萃於恒福一身恒福亦殫盡心力知無不為與尹斗壽表裡酬應上下賴為先是告急使至北京遼左之人煽動訛言或傳朝鮮宗身倭奴同叛佯為假王導倭以來中朝乃遣鎮撫崔世臣林世祿等托以探審賊情馳至平壤願身國王相會其案欲知其真假也尹斗壽戲謂李恒福曰此乃令公之客也令公可往接待上乃命收叙柳成龍官職委以接待之任李恒福與柳成龍往迎于中路世祿等至平壤與上相見後登練臺亭望察形勢有一倭在江東林木乍見乍隱已而二三倭逸出或坐或立意態安閑若行路休息之狀成龍指示世祿等曰此倭候也世祿倚柱而望殊有不信



之色曰倭兵何其少也成龍曰倭甚巧詐雖大兵在後先為偵探者不過數十若見其少而忽之則必陷於賊計矣世祿雖唯亟求回咨而歸原任副摠兵揚五典鎮撫張奇功等亦陸續渡江來探我國事情而回賊日日往來挑戰於城外我軍單弱勢將不支車駕欲出城中人民各自逃散閭巷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一上不得已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滿數日後賊勢益大彌滿江南避出之計益決尹斗壽李幼

澄等以為不守此城國事不可為請固守爭之不得乃命盧穆等奉宗社位版並護宮人先出城中吏民猝聞大駕將出相率遮路叫噪亂擊曰棄我而去是殺我也寧死於駕前毋飽賊刃橫路縱擊墜廟社主於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既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耶填咽街上皆袒臂持兵杖過人輒擊紛囂難當不可禁止漸至宮門諸宰之在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朴東亮入見承旨謂之曰民情如此須姑停行慰諭然後可發也遂稟旨書傳行字揭示之柳成龍亦招士官父老以諭之亂民稍退夕召平安監司來言慎責以不能鎮定亂民言慎摘發



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同門內其餘散走乃以同知李希得為  
威鏡都巡察使以曾為永興府使有惠政得民心也以兵曹佐  
郎金義元為從事官先往北道為 車駕先導有詩為證曰  
王儉城高依蒼穹大同江水抱城東莫言此地非天險久識  
人和易樹功

是日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挿江沙上令火炮匠金  
生麗掉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撫背極致款狎  
附書以送書至尹斗壽不欲開見柳成龍曰開見何妨斗壽開  
見則書面云上 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抵李德馨書  
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書中所言槩欲見德馨講和也德馨請

自親往賊陣出謂李恒福曰兵苟無緩告斯而賊之頭而東也  
恒福止之曰堂、國家豈可行盜賊之事哉德馨然之乃以扁  
舟會平玄兩首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曰日本欲借道朝  
貢中原而 朝鮮不許故事乃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  
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和調信等語極  
不遜遂各罷歸群臣諸將見其會者無不悚然愛邑易容而德  
馨辭氣壯烈少無挫折後玄蘇坐稱於人曰李判書於倉卒之  
際辭語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夕賊數千將有渡江之勢城中  
危懼六月十二日半駕出平壤向寧邊領議政崔興源右議政俞  
汝賓城府院君鄭澈危 駕左議政尹斗壽都元帥金命元都



巡察使李元翼留守平壤柳成龍亦以接待天兵留在是日賊  
攻城急尹斗壽等在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言慎守大同門樓本  
道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汝等守長  
廣門城中士年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部伍不明城上人  
或踈或密或人上有人肩背相磨或連數堞無一人敢掛衣服  
於乙亥基近處松樹間名曰疑兵隔江望賊其兵不甚多東大  
院崖上排作一字陣列豎紅白旗如我國抗章樣十餘騎向羊角  
島入江中水沒馬腹皆按曹列立示將渡兵之狀其餘往來江  
上者或一二或三四荷大劍扶山刀日光下射閃閃如電六  
七賊持鳥銃到江邊向城放之聲響甚壯鐵丸過江入城遠者

八大同館散落瓦上幾千餘步或中城樓柱深八數寸有紅衣  
賊見練光亭上諸宰會坐知為將領挾鳥銃邪睨漸進至沙渚  
上放丸中亭上二人然遠故不能重傷軍官姜士益從防牌內以  
瓦箭射之矢及沙上賊逡巡而却都元帥發善射者乘快船  
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我軍從船上發玄字銃大箭  
如椽過江倭衆仰見皆叫噪而散其箭落地上爭聚觀之以不  
整兵船斬工房吏一人以久不雨江水日縮分遣宰臣禱雨于  
檀君箕子東明王廟李元翼等以下往守江灘柳成龍恐城難  
守托以接待天兵與從事官洪宗祿辛慶晉馳去城外夜到順  
安路中逢李陽元從事官金廷陞自淮陽來聞賊兵已過鉄嶺



共機會  
何能濟  
事

翌日成龍過肅川至安州遇林世祿接受咨文送于行在平壤城外之賊分駐江上作十餘屯結草為幕累日不得渡警備頗怠都元帥金命元自城上望見以為可乘夜掩襲乃抄出精兵使高彦伯等領之從浮碧樓下綾羅島潛以艇渡軍初約以三更舉事失時刻既渡則已昧爽矣見諸幕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賊驚擾我軍多射殺賊兵土兵任旭景先登力戰為賊所屠奪賊馬二百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退走還趨舡上上人見賊兵已迫中流不敢艤舡滄水死者甚眾餘軍又從王城灘亂流而渡始知水淺可涉是日暮賊舉眾由淺灘以濟我軍之守灘者不敢發一矢皆散走賊猶疑城中有備遲迴不前是夜尹斗壽金命元等開西門盡出城中老弱沉軍死于風月樓池中斗壽由普通門出至順安賊不追躡從事官金信元出大同門乘舡順流向江西明日賊至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入城中上既至寧邊北行之議如前兵曹判書李恒福更言於朝曰吾嘗聞之咸鏡一道只有一條路更無高山遠野為之重阻賊若直衝無容足之地將束手就縛此危道也且方今乞兵天朝萬一得請天朝大兵一朝出未則平安一路已為空虛無人迎接天子聞之謂我為何如不如直抵義州迎接天兵以圖萬一不幸窟迫則君臣上下歸死天朝求為內附徐觀事勢以為再舉未晚也左右相視



莫有應者副提學沈忠謙曰公議如此何不請對恒福曰早有  
是請竊觀諸公之意皆以鏡城為必生之地故不敢先發耳吾  
意終始如是矣忠謙乃與恒福請對夜已闌上御寧邊東軒  
張燭而見羣臣坐定上曰卿等欲言何事忠謙先對曰今幸  
鏡城李恒福獨以為不可欲陳所見故請對耳恒福乃進陳利  
害如前上曰予意本欲內附卿言如此可幸義州但中殿  
一行已發行今到何處若已到嶺奈何時傳言中殿至劍山  
嶺遂以是對適雲山郡守成大業率兵詣行在請自往迎時  
夜方三鼓矣大業率其兵達曉馳往及於嶺下以上旨迎還  
是夜上令世子分率百官進駐江原京畿等地收召四方  
以圖興復以領議政崔興源等從行右議政俞泓亦自請隨  
世子上不答曰問諸臣曰予幸義州若不幸計欲率群臣渡  
遼內附誰能從予欲得自募人貪問大臣大臣不對且以為入遼  
為難以次問羣臣羣臣亦莫有應者次至李恒福對曰臣  
年少無病且無父母請隨駕以行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  
強行再可商量恒福對曰此非臣今日所辨於口頭以塞聖上  
一時之問也筮仕之初已有願忠之志及出國門誓以效死故  
妻子无妹已與永訣此意素定久矣上責嗟歎者良久恒  
福蓋於憂初與其兄相別雖以國事為慮退在別室蒙被而卧  
其妾吳欲就別恒福即閉戶不應吳立在戶外請擊入室面談



而死則怕福應曰吾非無情者但國事至此不可顧私今若  
涕泣團樂無益於事徒亂人意及曉趨朝吳突前執帶曰願少  
留有所指教恒福拂衣再三至拔佩刀欲斷其帶吳不得已少  
却遂不顧而去仍不歸家日夜贊謀決機焉其時諸宰與眷屬  
戀相別以亂心慮或同行道路左顧右盼不能相捨以致狼  
貝故怕福之夫死從君之意早決也是夜群臣皆退無意隨  
駕唯李山甫李嗣洪進願行餘皆願隨東宮不得已怕福啓  
請以扈從諸臣書單子受點而行自上猶以強使帶行為未安  
再請乃許及受點群臣不得相謂曰到鴨綠江若不幸  
駕渡江水則年老有病者勢難行矣有詩為証曰

蛟龍失所困魚服隔水遙望鶴野雲將士既無曩輩志宰相  
誰識執鞿勒

駕將發俞泓伏路邊辭去上又不答內官累啓右議政俞泓  
請辭上終不答泓遂從東宮上下教曰俞泓自行自止者  
殊無君臣之義云夕駕次博川柳成龍來到言平壤之形勢  
似不可守已而巡察使李元翼從事官李好閔亦自奔還言平  
壤敗狀車駕乃發向嘉山時左議政尹斗壽未還領議政崔  
興源承命陪東宮而往右議政俞泓自隨東宮行在  
無大臣惟原任大臣鄭澈柳成龍從行夜已深矣天又大雨點  
黑如蒸林木叅天兵曹判書李怕福慮有倉卒與佐郎朴東亮



疾馳先導騎掠御馬而過 上知為某、而益重之 恒福道中  
有詩曰

倉卒天難時 權宜策未工 人心猶拱北 馬首欲向東 一路去  
何去 千山重復重 孤雲在嶺嶠 吾與尔相從

時朝臣皆往分朝從 駕者總十餘人 朴東亮遂無綰六曹通  
符又兼春秋館漢學教授 內乘等職 酬應衆務 無不中窾 東亮  
字子龍 羅州人 新羅之裔 禮曹參判 應福之子 幼而聰穎 絕人  
長而敏達 英銳人比之 周公瑾 時年二十四矣 車駕至嘉山  
則已五鼓矣 兩宮既分訛言大播 關西人心不可收拾 恒福  
於是始服柳成龍之先見 往謁於私舍 曰 倉卒之際 謀者一手

致壞大勢 悔脹及矣 成龍曰 我亦當初不能明辨 直白不可  
而已 不能立失平壤 既潰 亂民擄掠官庫 順安 肅川 安州 寧邊  
博川 相繼自潰 上乃發嘉山 夕至定州 賊報日急 而 天兵  
尚未出 上下惶惶 莫知為計 上召羣臣 問計 李恒福 李德馨  
曰 事急矣 臣等請入 天朝 上書求救 二人爭往 至夜分 上猶  
沉吟不決 沈忠諫曰 臣聞天下之事 勢而已 今勢若可救 微二  
臣往 兵自當出 勢不可救 雖二臣並往 益也 二臣在 國人固  
信 朕在 中朝則不過一介陪臣 中朝何知其賢否 而肯為  
此二臣者 固已定之 論况恒福 方在本兵 尤不可遣 矣 已則德  
馨 可遣 上曰 吾意政如此 矣 於是乃遣德馨 翌曉 將發 恒福



送之南門德馨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恒福即解所乘馬與之  
曰兵若不出君當索我於重泉獲無相見也德馨曰兵若不出  
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二人洒涕而別見者動容是  
日駕出定州命柳成龍留守定州州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  
鶴松等數人在城中而已成龍伏路次送 駕出城坐迎薰樓  
下有亂民數人搶掠官庫成龍分遣軍官捕斬之已而金命元  
李蕡等至使之守定州成龍追及 上行於龍川二十三日  
車駕到義州超拜李紉澄為牧使李誠中為戶曹判書誠中  
幼澄之父字公著父子持論平正為世所重去邠之日誠中以  
統禦使留待徵兵徵兵不至隨 駕而出到西郊更受 命留

待徵兵及都城不守匹馬赴 行在及於平壤至是有是 命

上既到義州東向痛哭西向四拜將欲渡江乃以五言律詩一

首書示從臣其詩曰 時李紉澄有詩曰天心錯莫臨江水領笑淒涼對  
夕暉地勢已從李子盡行人不見漢陽歸宜附銜梨下

國事蒼黃日誰能李耶忠去邠存大計恢復使諸公痛哭

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復各西東

上蓋痛朝臣爭權分黨置國事於度外以啓外釁故也時渡江  
之議已決左議政尹斗壽極力爭之一日至有五 啓且曰宗  
社臣民舉將誰託而輕為此匹夫之行乎 上不聽乃移咨於  
寬典堡願率宮嬪內附 上國寬典堡副摠兵佟養正稟報於  
遼東巡撫都御使郝杰曰朝鮮國王兵敗棄國願率衆入遼將何



處置乎却杰據此上本曰

該鎮據寬典堡副總兵佟養正稟報以為朝鮮國王為倭所  
敗奔走義州率眾入遼將何處置據此等曰朝鮮素稱大國  
世為東藩何得一遇倭至避風而逃倘彼國之群臣因社稷  
失守突爾來奔其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失外朕仰賴之  
心納之則事倍非輕臣子無專擅之義倭奴譎詐異常華人  
多為嚮導若挾詐闖入貽害非常專候稟 旨指揮

兵部尚書石星又據此上本曰

該部據遼東巡撫都御使却杰所報寬典副總兵佟養正稟  
報以為朝鮮國王果兵力不足率眾內附去 據此詳者當

令該鎮邊的營人役宣諭 朝廷至意使知來奔則復國無  
期倭雖占據固守則援兵可集倭自敗回今彼駐劄彼國險  
沈虞所以待 天兵之援又令多遣陪臣疏召勤王之師以為  
恢復舊疆之策不得甘心敗亡萬一該國危急因請奔入則  
情難盡非宜勅令容納亦須量名數毋過一百遵 諭施行奉

聖旨

倭賊陷沒朝鮮國王逃避朕甚惻惻援兵當出若人宣諭彼  
國大臣著他盡忠護國督集各處兵馬固守城池控扼險阻  
力圖恢復毋得坐視喪亡

佟養正若人責啓宣諭 勅旨然訛言未息 中朝不能無疑又



遣差官宋回臣貴浩而以探真假國臣黃學士洪憲家丁也曾  
隨學士奉 詔來來自言詳見回王故也悉馳渡江與 上相  
見後歸報云的是真王非假王而副總兵楊紹勳又移帖于  
上曰

回王既不以社稷為重而速避秦國則軍民困之無戰心歎  
求不潰散難矣幸察利害之輕重毋為渡江之計也

上令大臣覆帖于總兵言其危迫不得已之勢而 中朝尚無出  
兵之議李德馨自定州晝夜馳二百餘里及至遼東乞出援兵  
回到地撫帳下立庭痛哭氣慄慨終日不遂郝杰為之改容  
未及 上奏便宜調發本鎮兵馬五千餘人以副總兵僉署右軍

史係七  
月平據  
之戰中  
先死

都督府事祖承訓領之以游擊將軍史儒副之承訓号雙泉寧  
遠衛人以寧遠伯李成梁家丁號勇善圍積功至是職又以遼

東調兵參將郭夢徵領步兵五百人廣寧游擊將軍王守臣領  
馬兵三百騎遼東游擊將軍戴朝舟領馬兵一千騎皆統于承

戴朝舟  
平據之  
戰中先  
死

訓期以七月濟師有詩為證曰

揆槍耀中天鯨鯢海浪箕服盡淪沒黎元皆顛僣 天王  
赫斯怒薊北徵勇壯起 祖將軍左右佩虎韞鐵騎指玄苑  
羽書飛遼陽指日掃氛穢歡聲動海方

朝廷聞祖總兵將至以柳成龍為接伴使無管糧餉以從事官  
史曹正即辛慶晉濟用監正洪宗祿點閱一路糧餉又遣遼高



山君朴忠似禮曹參判成壽蓋同知中樞府事李輅全城君李  
準等各在管領驛站董草催粮又命宣沙浦僉使張佑成造大  
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祀祭使李元翼節  
度使李瑩駐順安都元帥金命元往肅川以待李元翼慮禁衛  
單弱請分戰士入衛兵曹判書李恒福却之曰戰卒用以破敵  
不必入衛乃別抄民丁以補禁衛又以義州居民驚散請示其  
久住之意湖南三路不知何村在所在宜急遣使諭令起兵觀  
王上從其言遣大司成尹承勳由海路往湖南宣諭德意自  
是王南觀王之師及殉義之人猶以起而朝廷命令始通  
士氣頗壯無非祖宗深仁厚澤使人骨髓中興之業寔免於

此矣時進士申摺字濟而高原尉之曾孫過谷口驛題詩曰

先王此日棄羣臣 末命殷勤托聖人  
白頭號哭只遺民 二十六年香火絕

蓋六月二十六日 明廟忘辰也觀之者莫不下淚



華陰寄憤卷之一終



